

唐書

傳五十之五

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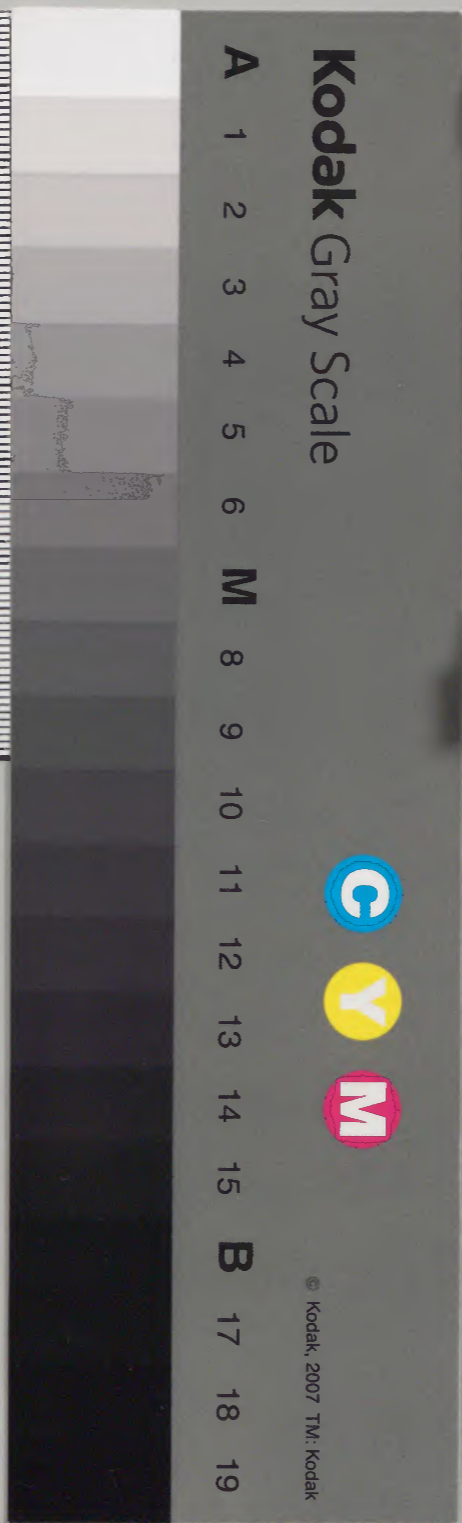
2
3
30

東 京 圖 書 館				
五	二	別	正	漢
の	二	る	史	書
冊	架	函	類	門

漢 書 門				
五	一	五	五	九
の	二	〇	六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内 閣 文 庫				
三	五	五	五	九
〇	一	〇	〇	〇
函	冊	架	號	類

内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60
冊 數	50 (31)
函 號	320 34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蘇張列傳第五十

唐書一百二十五

宋祁奉

勅早文撰序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隋尚書僕射威之曾孫擢進士

第補恒州參軍居母喪哀毀加人左庶子張大安表舉孝

悌擢豫王府錄事參軍歷朗歙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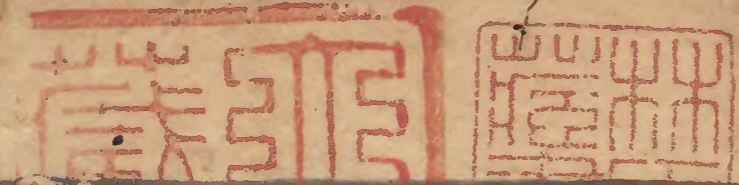
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比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

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

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

多冬珍怪產前長史張潛于辨機其取鉅萬瓌單身樸被

自將徒同州刺史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



可闕宜月賜增率糧俾相給足則不闕番又宜却進獻罷
營造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
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度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
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閱正盡一月止使柅姦匿歲一
括實檢制租調以免勞弊武后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
瓌以爲糜損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產日殫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天下僧尼濫僞相半請併寺著僧常負數缺則
補后善其言神龍初入爲尚書右丞封懷縣男瓌明曉法
令多識臺省舊章一朝格式皆所刪正遷戶部尚書拜
侍中留守京師中宗復政鄭普思以妖幻位祕書員外監
支黨徧岐隴間相煽誅爲亂瓌捕繫普思窮訊普思妻以
左道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廷爭不可帝猶依
違司直范獻忠瓌使按普思者進曰瓌爲大臣不能前誅
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瓌於是僕射魏元忠頓
首曰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得已流普思於
儋州餘當論死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
許國公帝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白皇后爲亞獻安樂
公主爲終獻瓌以爲非禮帝前折愧之帝昏懦不能從時
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
卿嘲之帝默然瓌自解於帝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生

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備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帝崩遺詔皇太后臨朝相王以太尉輔政后詔宰相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之韋溫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彥昭洎瓌議禁中楚客猥曰太后臨朝相王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政瓌正色曰遺制乃先帝意安得輒改楚客等怒卒削相王輔政事瓌稱疾不朝是月韋氏敗睿宗即位進左僕射景雲元年老病罷爲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皇太子別次發哀遺令薄葬布車一乘瓌治州考課常最爲宰相陳當世爲利甚多韋溫始爲汴州司倉參軍以賕被杖及用事憚

瓌正卒不敢傷開元二年賜其家實百戶長子頴固辭乃擢中子又左補闕六年詔與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延文宗大和中錄舊德官其四代孫翔瓌諸子頴詵顯頴字廷碩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武后封嵩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曹參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再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後臣等免獄頴驗發其誣多從洗宥遷給事中脩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苑元宗延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頴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古銘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焉

公徐之不然乎。朕既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父喪，起爲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問宰相，自有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頰爲中書侍郎。帝勞曰：方美官缺，每欲用卿，然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爲卿恨。陸象先歿，紫微侍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頰頓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頰始。時李又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頰，及又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國公。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秣騎內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頰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犬羊畜，妄語負勝哉？遠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如班親征之詔，而勅虜將謀，夫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窮致天討也。臣謂岐隴凋弊，積年若干，乘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徭役內興，寇掠外虞，斯人不堪一也。戎虜之性，驟然發來，豈不馳奔勝不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震鳥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軼，二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寇場，不能無憂，丞丞之思，何以自安，三也。漢副成侯諫高帝曰：

上嘗自勞豈謂無人使哉高帝以爲愛我今將相大臣豈
無爲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遽邪不省復上言王者之師
有征無戰藩首或闕王命征之於是乎治兵其郊獲辭而
止非謂按甲自臨敵人畏之莫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
黃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自阪泉功成則脩身間居無
爲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深視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父
登空同何至馱天居椎金革爲一日之敵今吐蕃遣渠領
干犯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屈至尊爲之敵雖朝鼎夕
砧猶未可以夸四夷安足勞聖躬哉虜之入唯盜牛馬發
害褫衣未嘗殺略邊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狼顧牽連

北狄聞六師之行入幽并犯靈夏西動京師太上皇一
致憂勞耳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
勝策之上者若夫擇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
賞多金山金以贖酋長虜二無日矣願稍遷延以須西音亦
會薛正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時詔立靖陵
碑命之爲之詞辭曰前世帝后不忘碑事藉古謂之不
法審苗可者祖宗諸時一須營立後嗣謂何帝不納其言
開元四年進同紫微蓋勳平章事脩國史與宋璟同當國
璟剛一止多所裁次類能推其善蓋帝前敷奏璟有未及或
少屈一類輒助成之有不曾意補東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

從二人相得歡甚景遂曰吾與李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
長厚曰吾國若欲以官不事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
丞相為國之人千罷益州尚書俄檢按益州大都督長
史按祭節度使南諸州時蜀彫斲人流亡詔類收劍南
澤鹽鐵自贍始尚簡靜重興力役即募戍人輸在直開
置鑪重入計出分所贏而穀以度見擇時前司馬皇唐始
蜀徵取庫錢市錦半廢一毛擇殺珍瓏報額不肯下
言

主不以私愛奪至公

謀者吏請討之頌不聽移書還其謀曰毋得爾草院之
不敢侵邊從封泰山詔頌朝觀壇世容其文還分主十
銓事卒年五十八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
末微時大臣薨輒置朝舉哀成終始恩上有旌賢錄舊之
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昔晉之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蕢一
言而悟春秋載之故禮部尚書頌累葉輔弼奉事軒陛二
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惟蓋之舊股肱之戚宜
節察朝明君臣之誼帝曰固朕意也即日帳次哭洛城南
門不朝詔贈右丞相謚曰文憲葬日帝游咸宜宮將獵聞
之曰頌且葬我忍自娛哉半道而還頌性廉儉奉稟悉推

嘉靖庚午年
監生史李詩知

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貲自環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為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頌叙事外自為文章云

詵子延言舉賢良方正高第補汾陰尉遷祕書詳正學士累轉給事中時頌為紫微侍郎固辭帝曰古有內舉不避親者乎對曰晉祁奚是也帝曰若然朕自用詵卿言非公也頃之出徐州刺史治有迹卒贈吏部侍郎詵子震以蔭補千牛十餘歲疆學有成人風頌曰吾家有子累遷殿中侍御史長安令安祿山陷京師震與尹崔光遠殺開遠明

更棄家出奔會肅宗興師靈武震晝夜馳及行在帝嘉之拜御史中丞遷文部侍郎廣平王為元帥崇擇實佐以震為糧料使二京平封岐陽縣公改河南尹九節度兵敗相州震與留守崔圓奔襄鄧貶濟王府長史起為絳州刺史進戶部侍郎判度支為秦陵建陵鹵簿使以勞封岐國公拜太常卿代宗將幸東都復以震為河南尹未行卒贈禮部尚書

幹瓌從父兄也父勗字慎行武德中為秦王諮議典籤文學館學士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魏王秦府司馬傳學有異名秦重之勸開館引文學士著書名家歷吏部侍

郎太子左庶子辛幹摺明經授徐王府記室參軍王好畤
每諫止之垂拱中遷魏州刺史河朔饑前刺史苛暴百姓
流徙幹檢吏督姦勸課農桑由是流冗盡復以治稱拜右
羽林軍將軍遷冬官尚書來俊臣素忌之誣幹與琅邪王
冲通書獄系獄憤卒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人
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謨糊名較覆
說所對第一后署乙等授太子校書郎遷左補闕后嘗問
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若爲朕
言之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
因所生地而爲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
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
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爲賜族久乃爲姓降唐虞
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旣滅其民各以舊國爲之氏
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
爲多后曰善久視中后遣暑三陽宮沆秋未還說上疏曰
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過夏涉秋水
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
馬日費資饗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丘奈
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劔戟示人鋒

柄臣竊為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
戒無行所悔不可一也告成福小萬方輻湊填郭溢郭併
鋪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底託孤惇老
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不可二也池亭奇
巧蕩誘上心削巒起觀場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
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
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邪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不
可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墻垣局禁內有榛叢谿谷
猛毅所伏暴戾所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蒙密乘
險熾卒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

願為萬姓持重不可四也今北有胡寇觀邊南有夷獠騷
徼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治平輸漕方始臣願及時旋
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脩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
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蒼蒼羣生莫不幸甚臣度芻
議十不從一何者沮盤游之娛間林沚之玩規遠圖替近
適要後利棄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換貴臣之意然不愛
死者懼言責不職耳后不密擢為閣舍人張易之誣陷魏
元忠也接說為助說廷對元忠無不順言忤后旨流欽州
中宗立召為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喪
免既暮詔起為黃門侍郎回請終制詔陳哀到時禮俗衰

薄士以奪服為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除喪復為兵
部兼脩文館學士睿宗即位唯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燕
王重福死東都支黨數百人獄久不決詔說往按一昔而
罪人得乃誅張靈均鄭愔餘註誤悉原帝嘉其不枉直不
漏惡慰勞之玄宗為太子說與褚元暉侍讀尤見親禮踰
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景雲二年帝謂侍臣
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為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
曰此讒人謀動東宮且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
膽破蜚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
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暉

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暉

崔暉以說不付已授出書

左丞罷政事為東都留守說知太平變懷逆乃因使以佩
刀獻玄宗請先決策帝納之至忠等已誅召為中書令討
燕國公實封二百戶始武后末年為潑寒胡歲中宗嘗乘
樓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為之說上疏曰韓宣通魯見
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傷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
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恒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
可輕也焉知無馳支之辭由不之賢哉且冬寒發胡未聞
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擗亦盛德何觀焉恐非下羽柔遠樽
俎折衝之道第之自是絕去與姚元崇不平罷為相州
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承從兵州停賞封說既失執政意

此

內人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頊為相因作五言詠獻頊其
一紀瓌也倏瓌忘日致之瓌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
謇有勲不宜棄外遂遷荊州長史又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
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天
兵軍大使兼國史勅齊寧節軍中論譟朔方軍大使王晙
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
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
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
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効死秋也由
是九姓遂安後受討爾也叛胡康待賓說相聞經略時
党項羌亦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破
之追北駱駝堰羌胡自相猜夜鬪待賓遁入鐵建山餘眾
奔潰說招納党項使復故處副使史獻請盡誅之說不從
奏置麟州以安羌衆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讓
宋璟陸象先不許明年詔為朔方節度大使親行五城督
士馬時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反自為可汗掠牧馬西涉
河出塞說遣討至赤槃山禽之俘獲三千乃議徙河曲六
州殘胡立嵩於唐登仙豫間空河南朔方地以功賜實封
三百戶故時邊鎮立者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
十萬還慶天子以為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

所以制敵不在衆也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減兵而
招寇臣請以關門百口爲保帝乃可時衛兵貧弱番休者
亡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彊士優其科條簡色役不旬
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彊京師後所謂彊騎者也
帝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說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陛
下巡幸振耀威武以申末思絲河東入京師有漢武睚上
祠此禮廢闕歷代莫舉願爲三農析穀誠四海之福帝納
其言過祠后土乃還進中書令說又倡封禪議受詔與諸
儒草儀多所裁正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
今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爲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爲
集賢殿書院而授說院學士知院事東封還爲尚書右丞
相兼中書令詔說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初源
乾曜不欲封禪說固請乃不相平及升山執事官當從者
說皆引所厚超階入五品從兵唯加勲而不賜衆怨其專
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游戶及籍外田署十道勸農使分
行郡縣說畏其擾數沮格之至是融請吏部置十銓與蘇
頲等分治選事有所論請說頗抑之於是銓綜失叙融恨
之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
解而奏表其間引僧道岸窺訶時事冒署右職所親吏張
觀范堯臣依據說勢市權招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

其言醜慘帝怒詔乾曜隱甫刑部尚書韋抗即尚書省鞠
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死左庶子光詣朝堂刑耳列冤帝
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席藁家人以瓦器饋脫粟
鹽蔬為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於國有功
帝憮然乃停說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說既罷
政事在集賢院專脩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軍國
大務帝輒訪焉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忿說者又
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始為相時帝欲事吐蕃說密請
講和以休息鄭塞帝曰朕待王君奭計之說出告源乾曜
曰君奭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奭破吐蕃於

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出商州關卒於帝以申訊論曰使

手能言必將曰闕而不解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

取歡帝識其意納之賜絲千匹後瓜州失守君奭死十

七年為右丞相遷左丞相上曰勅所司供帳設樂內出

醪為賦詩俄授開府儀同三司十八年卒年六十四

為臣上言贈太師諡曰文貞羣臣駭異未決帝為製碑諡

如云等是定說彰氣節然許專推善後進於君臣朋

友大善也為帝在東宮所與秘謀密計後卒為宗臣

朝廷大臣亦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為必命視草等類

人之長多為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其章成二臣

法一 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脩太宗之政蓋說倡之爲
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悽婉
人謂得江山助云常與集賢圖書之任間雖致仕一歲亦
脩一 災家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在大樞守宗
崇寵二三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免後宴集賢院
故事官重者元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闕爲先
後太宗時脩史十九人長孫无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
爵長安中與齊珠英嘗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限於是司
觴三飲時以甘，有體由書舍又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
共疑太皇太后益國家者議曰罷罷之說聞曰古帝王功成則
有奢滿之失或興池觀或尚聲色今陛下崇儒尚道躬自
講論詳延豪俊則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細而所益
者大陸生之言蓋未達邪帝知遂薄堅說嘗自爲其父碑
帝爲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說歿後帝使就家錄其文
行於世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曆中詔配
享玄宗廟廷子均均均
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遷主爵郎中中書舍人開
元十七年說授左丞相校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
之善訓王言帝載尤難以任庸以嫌疑而撓紀綱考上下
當時亦不以爲私後襲燕國公累遷兵部侍郎以累貶饒

蘇二州刺史久之復爲兵部侍郎自以己才當輔相爲李
林甫所抑林甫卒倚陳希烈冀得其處旣而楊國忠用事
希烈罷而均爲刑部尚書坐均貶建安太守還授大理卿
居常賦望不平祿山盜國爲僞中書令肅宗反正兄弟皆
論死房瑄聞之驚曰張氏滅矣乃見苗晉卿營解之帝亦
顧說有舊詔免死流合浦建中初贈太子少傅子濛事德
宗爲中書舍人

均尚寧親公主時說居中秉政均爲舍人諸父光爲銀青
光祿大夫榮盛冠時玄宗眷均厚即禁中置內宅侍爲文
章珍賜不可數均供奉翰林而均以前賜夸均均曰此婦

均遺婚非天子賜學士也均嘗爲帝贊禮舉止都雅帝悅
之因幸內宅顧均曰希烈辭宰相孰可代者均錯愕未得
對帝曰無易吾婿均頓首謝會貴妃聞以語國忠國忠惡
之及希烈罷薦韋見素代之均始怨上天寶十三載祿山
入朝以破奚契丹功求平章事國忠曰祿山有軍功然不
識字與之恐四夷輕漢乃止及還范陽詔高力士餞漣坡
力士歸曰祿山內鬱鬱若知欲相而不行者帝以語國忠
國忠曰所告者必張均帝怒盡逐其兄弟以均守建安而
均爲盧溪郡司馬均自給事中爲宜春郡司馬歲中還均
爲太常卿帝西狩至咸陽唯韋見素楊國忠魏方進從帝

謂力士曰若計朝臣當孰至者力士曰張均兄弟世以恩
戚貴其當即來房瑄有宰相望而陛下久不用又為祿山
所器此不來矣帝曰未可知也後瑄至召見流涕帝撫勞
且問均均在瑄曰臣之西亦嘗過其家將與偕來均曰
馬不善馳後當繼行然臣觀之恐不能從陛下矣帝嗟悵
顧力士曰吾豈欲誣人哉均等自謂才器亡雙恨不大用
吾向欲始終全之今非若所料也均遂與希烈皆相祿山
均死賊中

贊曰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惓惓又圖封禪
發明典章得元人物彬彬說力善及中為其人非實幾不
免自古功名始終亦幾希何獨說哉至子以利遽敗其家
若壤頰再世稱賢宰相盛矣

蘇張列傳第五十

魏盧李杜張韓列傳第五十一

宋祁奉勅撰

魏盧李杜張韓列傳第五十一

宋祁奉

勅撰

唐書一百二十六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方直有雅才擢進士第以著作郎脩國史累遷衛尉少卿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以母喪解服除為晉州刺史睿宗立以故屬拜黃門侍郎惟吏會造金仙玉真觀雖盛夏工程嚴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繁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禮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此皆興化立治為政養人之

嘉靖戊午年

監生史文詩刊

本也今爲公主造觀將以樹功祈福而地皆百姓所宅卒
然迫逼令其轉徙扶老攜幼剔椽發瓦呼嗟道路乖人事
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羣心震搖衆口藉藉陛
下爲人母父欲何以安之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言動之
微不可慎歟願下明詔順人欲除功役收之桑榆其失不
遠不納復諫曰自陛下戡翦凶逆保定大器蒼生顛顛以
謂朝有新政今風教頹替日益甚府藏空屈人力勞敝營
作無厓吏員濫增諸司試補員外檢校官已羸二千太府
之帛爲殫太倉之米不支臣前請停金仙玉真訖亦未止
今前水後旱五穀不立絲苧向春必甚饑饉陛下徵徭方
以賑之又失厥於中國爲患曰久其人非可以禮義誠信
約也雖遣使請婚恐豺狼之心弱則順伏彊則驕逆月滿
騎肥乘中國飢虛講親際會窺犯亭鄣復何以防之帝嘉
其直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春宮又兼
左庶子先天元年爲侍中從獵渭川獻詩以諷手制褒答
并賜物五十段明年封梁國公竇懷貞等詭謀亂國知古
密發其姦懷貞誅賜封二百戶物五百段玄宗恨前賞薄
手勅更加百戶旌其著節是冬詔知東都吏部選事以稱
職聞優詔賜衣一副自是恩意尤渥由黃門監改紫微令
與姚元崇不協除工部尚書罷政事開元三年卒年六十

九宋璟聞而嘆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
公乎贈幽州都督謚曰忠所薦洹水令呂太一蒲州司功
參軍齊澣右內率騎曹參軍柳澤密尉宋遙左補闕袁暉
右補闕封希顏伊闕尉陳希烈後皆有聞於時文宗大和
二年求其曾孫處訥授湘陽尉與魏徵裴冕後擢任之
盧懷慎滑州人蓋范陽著斌祖恇任爲靈昌令遂爲縣人
懷慎在童關已不凡父友監察御史韓思彥歎曰此兒器
不可量及長第進士歷監察御史神龍中遷侍御史中宗
謁武后上陽宮后詔帝十日一朝懷慎諫曰昔漢高帝受
命五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宮以起布衣登皇極于天下
尊歸於父故行此耳今陛下守文繼統何所取法況應天
去提象纜二里所騎不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此屢出愚
人萬有一犯屬車之塵雖罪之何及臣愚謂宜遵內朝以
奉溫清無煩出入不省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
臣聞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孔子稱苟用我者菁
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昔子產
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人怨忍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
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系年而後成況常材乎比州牧上
佐兩歲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
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亦何暇爲陛下宣風

恤人哉禮義不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敝職
爲此耳人知吏之不义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遙不究其
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幸
路啓上下相蒙寧盡至公乎此國病也賈誼所謂蹠盤乃
小小者耳此而不革雖和緩將不能爲漢宣帝綜覈名實
興治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
遷故古之爲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
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祿秩降使臨問玺
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勵能者其不職或貪暴免歸
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
克用又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無曠庶官天工
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
謂不必備則爲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釐務而奉粟之費
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今民力敝極河渭廣漕
不給京師公私耗損邊隅未靜儻炎曠成疹租稅減入疆
場有警賑救無年何以濟之毋輕人事惟艱毋安厥位惟
危此慎微也原員外之官皆一時良幹擢以才不申其用
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豈其然與臣請才堪牧宰上
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
一廢省之使賢不肖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

于鰥寡為政之蠹也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籍剝蒸人
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還為牧宰任以江淮嶺嶺程示懲與
內懷自棄徇貨培貲訖無悔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
偏施以罪吏牧馭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州限邑何負聖
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擾
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為盜賊由此言之不可
用凡才況猾吏乎臣請以賊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
收齒書曰旌別淑慝即其誼也疏奏不報遷黃門侍郎漁
陽縣伯與魏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
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虐百姓憲司按得

其罪業為申列上旬詔紫微黃門覆實慎慎與州宗

童罪狀明甚若御之可疑則它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慎慎
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為伴食宰相又兼
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贈荊州大都督 曰文成
遺言為宋璟亦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懷慎 清儉不
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 所行祿
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漢 秦身之
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依之見故簞單 藉門不
施箔會風雨不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 數仞而
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 勤而

檢人乘間而准在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帝時時幸
東都二門博士張三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
錫無以慰之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以復還
京因校獵鄆杜問望懷慎家環堵庖廡家人若有所懼官者
馳使問焉還白慎大祥帝即以縑帛賜之為罷獵經其
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為立碑令中書省侍
郎蘇頲為之文帝自書子奂奕

奂早脩整為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為陝州刺史入開
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曰東城
之重分夾之佳下死利物乃在佳躬折為實不墜亦不
尋乃為兵部侍郎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
物產瓌怪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奂代之汙吏
歛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為安時謂自開
元後四十年治廣之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奂三人而已終
尚書右丞亦見忠義傳

李元紘字大綱其先滑州人後世占京兆萬年本姓西氏
曾祖祭任隋為屯衛大將軍煬帝使督京師之西二十四
郡盜賊善撫循能得士心高祖與之厚及兵入關以無歸
爰宗正卿應國公賜姓李後為左監門大將軍以其老聽
乘焉按視官宗正年八十餘矣益曰明祖寬高宗時為太常

御隴西公父道憲武后封為汴州刺史有善政空無厥哲八舟
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廣悉心撫之其人無
離散遷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金城侯卒贈秦州
都督諡曰成元紘早脩謹仕為雍州司戶參軍時上公平公
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掌與民競破磴元紘無逐之民
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畧判後曰南山不可移判
不可搖也改好時令遷潤州三馬以辨治得名開元初為
萬年令賦役稱平擢京兆少尹詔決三輔滙時王二二橫家
皆旁渠立磴瀦坳爭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民
聚刺史帝求代者公卿多薦元紘帝欲擢為尚書平復
以資薄乃為戶部侍郎條陳利害及政得失帝少之謂可
丞輔賜衣一稱給二百匹明年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封清水縣男元紘當國務峻涯檢抑奔競夸進
者憚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羣臣襲衣特以紫服金魚
錫元紘及蕭嵩羣臣無與比是時廢京司職田議者欲置
屯元紘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闕無役地棄不墾
以閑手耕棄地省饋運實軍糧於是有人屯田其為益尚矣
今官所廢職田不一縣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
不可取也若置屯即當公私相易調發丁夫調役則業廢

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一地爲也古未有也恐得不補六
徒爲煩責遂止初在庶子吳兢爲史官撰唐書及春秋未
成以喪解後上書請畢其功詔許就集賢院成書張說致
仕詔在家脩史元紘因言國史記人君善惡王政損益集
賢所繫前聖尤重今國大典分散不一且太宗別置史館
禁中所以祕嚴之也請勸說以書就館參會撰錄詔可後
與杜暹不協數辨爭帝前帝不悅皆罷之以元紘爲曹州
刺史徙蒲州引疾去後以戶部尚書致仕復起爲太子詹
事卒贈太子少傅諡曰文忠元紘再世宰相有精節其當
國累年未嘗改合第之童馬被弱得射物調合親矣宋景
數曰李公引宋暹之美點劉之

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之

杜暹濮州濮陽人父承志武后時爲監察御史懷州刺史
李文暉爲人所告詔承志推驗無實文暉宗室近屬也卒
得罪承志貶爲方義令遷天官負外郎見羅織獄與移疾
去卒于家目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孝擢
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贖之暹爲受百
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六錢何異此爲鄭尉復以清節顯
華州司馬楊季公從人也每咨重暹會季遷大理正暹適
以累當坐季曰使若人得罪衆安勤乎以狀言執政絲是

擢爲大理評事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磧西會安西
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
更相訟詔遣即接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還還
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
出境乃移文異取之突厥大驚度磧追不及去遷給事中
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還往使安
西虜伏其清今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
都護明年于闐王尉遲眺約突厥諸國叛還覺其謀發之
計斬之支黨悉誅更立君長于闐遂安以功加光祿大夫
守邊四年無寇練之能自勳爲直道所無十四年召自
中書門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謁見賜絹二百匹
一區與李元絃輕重不得罷爲荊州都督長史歷魏州刺
史太原尹辛幸北都進戶部尚書許扈躡還復東幸以暹
爲京留守暹率營衛士繕三宮城浚池督役不少懈帝
聞嘉之數賜書褒勞進禮部尚書封魏縣侯二十八年卒
贈尚書右丞相遣使護喪柩中出絹三百匹賜之太常諡
曰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等以暹行忠孝諡有未盡博
士裴摠謂暹從以墨衰受命安西雖勤勞于國不得盡孝
其子列詳帝更敕有司考定卒諡貞孝暹友愛撫異母弟
昱甚厚其爲人少學術故嘗朝議論時時失淺薄然能以

公清勤約自將豐贖為之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遺以終
身既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遲素
志云遲疾子鴻漸

鴻漸字之異父鵬舉與盧藏用隱白鹿山以母疾與崔沔
同授醫闕陵蕭亮遂窮其術歷右拾遺玄宗東行河因游
畋上賦以風終安州刺史鴻漸第進士解褐延王府參軍
安思順表為朔方判官祿山亂皇太子接軍平涼未知所
適議出蕭關趣豐安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游節度判
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全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胡羯

乳常一京覆及太子治女平涼然救也惟寺也今朔方則
勝之會若奉迎太子西詔河隴地結回紇回紇固與國

其勁騎與大兵合鼓而南雪社稷之恥不亦易乎即具上
兵馬招輯之勢且錄軍資器械儲厓凡最使涵詣平涼見
太子太子大悅會裴冕李自河西亦勸之朔方而鴻漸與
漪至白草頓迎謁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回
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縱為賊據日
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逆胡不足滅也太子
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既至靈武鴻漸即與
冕等勸即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鴻漸明習朝章
採舊儀設壇壇城南先一日草其儀上之太子曰聖皇在

遠寇逆方結立壇場它如奏太子即位是為肅宗授鴻
漸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俄為武部侍郎遷河西節度
使兩京平又節度荆南乾元二年襄州大將康楚元等反
刺史王政脫身走楚元偽稱南楚霸王因襲荊州鴻漸棄
城遁入皆南奔事舟溺死者甚衆澄朗復郢等州聞鴻漸
山皆竄伏山谷俄而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久之乃召鴻
漸為尚書右丞太常卿充禮儀使泰建二陵制度皆鴻漸
綜正以優封衛國公又建言周官凶荒殺禮今承大亂民
人夷殘其婚葬凶薄非於國有大功及二等以上親皆不
葬給棺可也上從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尋進中書侍郎崔旰殺郭元振據成都邛州牙將相
節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巖以兵討旰旬劔大
亂節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劍南東川副元帥
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往鎮撫之鴻漸性畏怯無它遠略
而晚節溺浮圖道畏殺戮及逾劔門憊艾張獻誠敗且憚
旰雄武先許以不死旣見鴻漸遇之不敢加譙責反委以政
日與從事杜亞機縱酒同會為旰為成都尹而授貞
節邛州刺史子璿瀘州刺史各罷兵乃請入朝許之及見
帝盛言旰威略可任宜留後獻寶器五林羅錦十五牀
麝臍五石復輔政旰者其長亂進門下侍郎大曆三年

兼東都少府監判官山南七道副元帥辭疾不行又讓

山南劔南副元帥聽之四年深甚辭宰相罷三日卒年六

十一贈太子少師諡曰文憲鴻漸曰蜀還食千僧以為有報播

辭效之功甚令僧剔髮齊命依浮圖葬不為封樹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二以書干廣

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正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

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廷中不連理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

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

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

郊祀禮昔周成王郊祀以配天謂成王幼沖周成王而謂

猶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

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違於禮故春

秋非之臣謂衡仲舒之口之知禮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

下紹休聖緒于今古其取而末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

今古穀嘉三皇聖王之心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不怠於事天

恐不可以訓知以遠之至外紫壇陳宗帝定天位則聖

典無遺矣又三皇之氣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通

昔夏之淫祀殺老婦天旱八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

其冤況六合元元之舉命不繫今究生於刺史陛下所

其冤况六合元元之舉命不繫今究生於刺史陛下所

與其治充親... 非廿... 刺史京... 猶山... 之外... 之任... 京職... 縣令... 輕承... 成其... 入而... 之士... 治而... 莫若... 歷都... 善政... 如不... 稱職... 天下... 設巧... 於文...

成化六年

卷之六

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
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錄主簿與丞此
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
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
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
時人有平配之謂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蔽於
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
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
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
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蓋官監抵此
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關
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
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
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不爾
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脩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
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有脩名獲利利之出衆
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
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
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脩飾而刑政自清
比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

與舉者常與左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真外
郎時張說為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
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
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
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
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黻
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安審計說曰事已
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方
事由法有所關奏說輒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為言說

不聽俄為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為冀

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授汝州刺史有言從權州刺史

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
天子思其言召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
詔而書命無足為者乃召九齡為之被詔趣成遷工部
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章九章為嶺南
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裝不勝哀
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在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
開水屯兼河南相四使上言舉補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
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為帝知中書之會范陽節度

咸化十八年

卷之五

十一

監生俞楚格

使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帝欲以為特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貴功國家之患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有德望者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

和卿曰素自明開哉九齡頌首曰臣荒取狐生陛下過聽

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史自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
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矢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死帝旨固內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為戲賦自况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於子諒于朝堂流瀘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

成化十八年
一區王甫廷結

威嬰望惟文史自好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
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獻九齡體
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指笏于帝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
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
九齡乎初千秋節公王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鑿于章號千
秋金鑑錄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
稱其交能終始者及為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
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
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
曰發必有與公為援宰相可長也九齡叱曰房陵安有外
言哉遠矣之帝命殺九齡相而太子

初以范陽偏校入表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之
此胡雛也及討至劫入丹敷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
曰穰苴出師而誅苻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
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
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
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
州厚幣卹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之建中
元年德宗嘗其風烈獲贈司徒
子拯居父喪有節行
為伊闕令會祿山盜河洛陷焉

終不受偽官職中 天子賞無大夫之齡第九舉亦有名

仲方生岐秀父交言 位將振起之貞元中

會郢拜御史大夫去 以劾秦宰相李吉甫

史宦人奪民田仲士 吉甫卒大常論蔡

未已因上議曰十 而制媚取穴量豈致口口後稟言易其

今內有賊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蠱之臣師徒暴野農不得

在晦婦不得在桑耗賦殫畜尸僵血流皆駭成岳毒痛之

痛訴天無辜階禍之發寔始吉甫又言吉甫平易柔寬名

不配行請俟蔡平然後議之憲宗方用兵疾其言醜訐貶

為遂州司馬稍進河南少尹鄭州刺史敬宗立李程輔政

引為諫議大夫帝時詔王播造競渡舟三十艘度用半歲

運費仲方見延英論諍堅苦帝為減三之二又詔幸華清

宮仲方曰萬乘之行必具葆衛易則失威重不從猶見慰

勞鄠令崔發以辱黃門繫獄逢赦不見宥仲方曰恩被天

勞鄠令崔發以辱黃門繫獄逢赦不見宥仲方曰恩被天

勞鄠令崔發以辱黃門繫獄逢赦不見宥仲方曰恩被天

勞鄠令崔發以辱黃門繫獄逢赦不見宥仲方曰恩被天

勞鄠令崔發以辱黃門繫獄逢赦不見宥仲方曰恩被天

勞鄠令崔發以辱黃門繫獄逢赦不見宥仲方曰恩被天

下流昆蟲而不行御前乎發繇是不死大和初出為福建
觀察使召還進至左散騎常侍李德裕秉政以太子賓客
分司東都德裕罷復拜常侍李訓之變大臣或誅或繫翌
日群臣謁宣政牙闔不啓群臣錯立朝堂無史卒贊候久
乃半扉啓使者傳召仲方曰有詔可京兆尹然後門闢喚
仗于時族夷將相體足旁午仲方皆密使識其尸俄許收
葬故齒骸不相亂已而禁軍橫多撓政仲方勢竿不能有
所繩劾宰相鄭覃更以薛元賞代之出為華州刺史召入
授祕書監人頗言覃助德裕擯仲方不用覃乃擬丞郎以

縣伯卒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諡曰成仲方確正有風節

駁吉甫諡世不直其言卒不至顯既歿人多傷之始高祖
仕隋時太宗方幼而病為刻玉像於熒陽佛祠以祈年久
而利晦仲方在鄭救吏治護鑲石以聞傳于時

韓休京兆長安人父大智洛州司功參軍其兄大敏仕武
后為鳳閣舍人梁州都督李行褒為部人告變詔大敏鞠
治或曰行褒諸李近屬后意欲去之無列其寃恐累公大
敏曰豈顧身枉人以死乎至則驗出之后怒遣御史覆按
卒殺行褒而大敏賜死于家休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
宮令條對國政與校書郎趙冬曦並中乙科擢左補闕判

主爵員外郎進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為號州刺史號於
 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廢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
 令張說曰免號而與它州此守臣為私惠耳休復執論吏
 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為政哉
 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以母喪解服除為工部侍郎
 知制誥遷尚書右丞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蕭嵩舉所以代
 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
 方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
 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
 先治先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經且不容巨猾乃

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
 類此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
 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寬博多可休峭
 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
 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輒輒至嘗引鑑默不樂
 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遂去之
 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舉事必順旨我退而思
 天下不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
 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師封宜

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忠寶應元年
贈太子太師子浩洽洪泚混渾四皆有學尚若萬年主簿
坐籍王鉷家貲有隱入爲尹辨于仲通所劾流循州洪爲
司庫員外郎與泚皆以累貶洪後爲華州長史庫大理司
直安祿山盜京師皆陷賊賊逼以官浩與洪泚混渾出奔
將走行在浩洪渾及洪四子復爲賊禽殺之洪吾與人交
有節義藉甚於時見者爲流涕肅宗以大臣子能死難詔
贈浩吏部郎中洪太常卿渾太常少卿泚上元中終諫議
大夫洽終殿中侍御史

晃字大中以養補左威衛騎曹參軍至德初辟地山南採
川郡長史改封平南

知制誥當草主璽詔無借言銜之及當國混兒殺管仲元
官與罷乃遷殿中侍御史二遷吏部員外郎性強直明吏
事爲憲曹五年簿最詳綴再遷給事中知兵部選時盜殺
富平人韋當賊隸北軍魚朝恩私其凶奏原死混執處卒
伏辜遷右丞知吏部選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軍興
所在賦稅無藝帝司給輸乾隱混檢制更下及四方制將
犯者痛報以法會歲數稅兵革少息故儲積數帛稍豐實
然覆治案牘深文鉤剝人亦咨怨大曆十一年秋大雨害
稼什八京兆尹黎幹言狀混恐有所蠲貸固表不實代宗

命御史行視實損田二萬餘頃始河南令劉蕪附奏言
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奏蕪言帝入遣御史朱放覆實害
田三千頃帝怒曰縣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言郵隱意
邪貶南浦負外尉計亦斥為豐州司戶負外參軍方是
潦敗河中鹽池滉奏池產瑞鹽帝疑遣諫議大夫蔣鎮
狀鎮畏滉還乃賀帝且請置祠詔號寶應靈慶池德宗
惡滉培刻徙太常卿議者不歌乃出為晉州刺史不幾遷
浙江東西觀察使尋檢校禮部尚書為鎮海軍節度使綏
輯百姓均租調不踰年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淮汴震墜
則上善分兵戎有詔嘉勞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封南陽郡
李希烈陷汴州滉遣裨將王栖耀李長榮栢良器以勁卒
萬人進討次睢陽而賊已攻寧陵栖耀等破走之漕路無
梗完靖東南滉功多時里胥有罪輒殺無貸人恠之滉曰
袁晁本一鞭背史禽賊有負聚其類以反此輩皆鄉縣豪
黠不如殺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為惡又以賊非牛
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婺州屬縣有犯令者誘及鄰
伍坐死數十百人又遣官分察境內罪涉疑似必誅一
輒數十人下皆慙怖聞京都未平乃閉關梁禁牛馬出境
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毀上元道佛祠四十三偽鳩

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以爲朝廷有奉嘉嘉事置
館第數十於石頭城穿井皆百尺命偏將左波督役日數
千人浚虐用其衆朝令夕辦先世立壟皆發高造艦三
千於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浦乃還造李長英等歸以
親吏盧復爲宣州刺史增營壘教習長兵毀樓臺軍器陳
少游在揚州以甲士三千臨江大閱滉亦總兵臨金山與
少游會以金緡相餉黜然滉握彊兵遷延不赴難而調發
糧帛以濟朝廷者繼屬當時實賴之李晟方屯渭北滉運
米饋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滉船臨 滉顧

滉史曰天子蒙塵臣下之心也乃自舉一

貞元元年校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
使封鄭國公以繼治石頭城人頗言有窺望意雖帝亦惑
之會李 間開辨數帝意乃解二年惠封晉是歲入朝滉
既宿齒先達頗簡倨接新進用事不能滿其意衆怨之獻
羨錢五百旣萬緡詔加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右丞元
琇判度支也以關輔旱請運江南租米西給京師帝委滉
專督之而琇畏其剛愎難共事請自江至揚子滉主之揚
子以北自主之滉由是銜琇會琇以京師錢重貨輕發江
東鹽監錢四十萬緡入關混給奏運錢至京師率費萬致
千不可從帝責謂琇琇曰千錢其重與斗米均費三百可

致帝以諭滉滉執不可至是誣劾瑋饋米與淄青李納河中李懷光帝怒不復究驗貶瑋雷州司戶參軍左丞董晉白宰相劉滋齊映曰昨關輔用兵方蝗旱瑋不增一賦而軍興皆濟可謂勞臣今被謫無名刑濫人懼假令權臣逞志公胡不請三司鞠之滋映不能用給事中袁高抗疏申執滉一為黨與寢不報劉玄佐不朝帝密詔滉諷之及過汴玄佐素憚滉脩屬吏禮滉辭不敢當因結為兄弟入拜其母置酒設女樂酒行滉曰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也玄佐泣悟滉以錢二十萬婚為玄佐辭表又以凌二十萬犒軍玄佐入朝滉薦可任邊事

時兩河罷兵滉上言吐蕃攻河湟久近歲浸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抗南詔分四外戰其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衆城小郡洮渭各置兵二萬為守禦臣請以本道財賦饋軍給二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則河隴之地可翹足而待帝善其言因訪玄佐玄佐請行會滉病甚張延賞奏滅縣冗官叔孫傳募戰士西討玄佐慮延賞新削資請辭遣中人勞問臥受命延賞五贈太傅諡曰忠肅滉雖一易其言不執扇居處隨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

咸化十八年

卷之五十五

七

方

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一扶無窮河稍增補之混見即
徹去曰先君公焉吾等奉一常恐失墜若摧圮繕之則已
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居一清察疾惡不為家人資產自
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敘一櫪下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
畫與宗人幹相埒嘗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以非急
務故自晦不傳於人善治易春秋著通例及天文事序議
各一篇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將白軍事深待之加禮使其
子拜之厚遺器幣鞍馬後晟終立大功混幼時已有美名
所與游皆天下豪俊晚節益苛慘故論者疑其飾情希進
既得志則疆肆蓋自其性云一子羣京士羣終國子司業

等拜左拾遺累遷考功員外郎又喪德宗遺使弔問俾論
撰混行事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以進帝嘉之服除宰相
擬考功郎中帝為加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
侍郎二號稱職俄拜京兆尹奏署鄧鋒為倉曹參軍錄苛飲
吏一說羣惡索府中雜糞折糶粟來二十萬石獻於帝皇
悅一奏為典平令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歸府帑
已一內憂忠奏不敢責會中人出入百姓遠道訴之事聞
貶一無州員外司馬未幾改杭州刺史入拜尚書右丞王叔
文一列事羣歎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從矣羣以告叔文

皇字仲開資質一有大臣器中雲陽尉策賢良方正異

叔又舉出為鄂岳蕪泗觀察使救文敗即拜節度使鎮海
入為戶部尚書歷東都留守中武軍節度使大抵堅簡儉
治所至有績召拜吏部尚書兼太子少傅莊憲太后崩充
大明宮留守穆宗以舊傳恩加檢校尚書右僕射為真
又任左僕射長慶四年復為東都留守卒於道年七十九
贈太子太保諡曰貞臯貌類父既孤不復視鑑生知音律
常曰長年後不願聽樂以門內事多逆知之聞鼓琴至止
息歎曰美哉熱康之為是由其當晉魏之際予其音主商
商為秋秋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晉乘金運尚又
金此聲也所以和氣也本而晉將代也爰其商也故言內音
也若之義知司也此之將篡也王陵母血倫也故言內音
誕也為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為司馬懿父子所殺
康以揚州故廣時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
言細如散亡自唐陵始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廿六哀
憤品也覺憊痛泊膏之膏蓋於足矣平嘉之亂其兆平康過
晉細也禍託以是神以侯後世知音云
泗之劫深蔭補弘又生滿歲參調吏部侍郎達矣論以地
望抑之除幸懷太子陵令無愠容安祿山亂家心人過害
泗避難江表燕食不聽樂乾元中授睦州別駕尉丞長為
屯田員外郎知揚州留後召拜諫議大夫與補闕李一附數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謝安傳

上言言得失權知制誥與之載善最劭州司李李早德
宗即位起為淮南節度使復為諫議大夫受被罪天下錢
穀歸尚書省而省司一夫無謂紀吳總其任乃擢涇戶部
侍郎判度支回上言江淮之監歲鑄錢四萬五千緡輸京
師一用運轉一用備用一十是本倍於子今商州紅崖冶產
銅而洛源監久廢請鑿山取銅即治舊監置十爐鑄之歲
得錢七萬二千緡度支每緡九百則得可浮本矣江淮七
監並謂皆罷又言天下銅鐵冶乃山澤利當歸王者請悉隸
鹽鐵使從之復罷省府中冗食二千人積米長安萬年二

蜀州刺史興元元年入為兵部侍郎轉京兆尹貞元十年
終國子祭酒贈戶部尚書

贊曰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不
漫漶不振也觀玄宗開元時厲
憚故姚元崇宋璟言聽計行力
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推狎而
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
切較力雖多課所効不及姚宋
邊陲非曰天運亦人事有致而
然若知古等皆宰相選使

成化十八年

當天寶時庸能有救哉

列傳五十一

張源裴列傳第五十二

唐書一百二十七

宋 祁 奉 勅 撰

張嘉貞字嘉貞本范陽舊姓高祖子吒仕隋終河東郡丞
遂家蒲州為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
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間吏曰若頗知有佳
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
洗然循憲大驚試命重書其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為能
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因請以官讓后曰朕守無一官自進
賢邪召嘉貞見內殿以嘉貞自儀正未少偉奏對侃侃
后異之因請曰臣等第之入未視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

咸亨十八年

唐書一百二十七

張源裴列傳

禁近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
善詔上簾引拜監察御史權猶憲司勳郎中請其得人累
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凡部吏不能決嘉貞為詳處不
閱旬矣無稽牒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
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事宗御玄宗善其政數慰勞嘉貞
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為鄴州別駕願內徙使
少相近冀盡力報死無恨帝為徙嘉祐忻州刺史突厥九
姓新內屬雜處大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護其衆即以
為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
辯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
塞言路且為未來之患昔天子聽政於上取則於下
諫庶人謗今將坐之則後無繇聞天下事遂得滅死天子
以為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
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用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
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為也
且百年壽孰為至者臣常思先朝露寤講誓誠得効萬一
無負陛下足矣帝曰弟往矣及宋璟等罷帝欲果用
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執曰朕嘗記其風操而
今為其方大將張姓而復名卿為我思之執曰非張齊丘
乎今為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嘉貞相夜且半因閱大

臣表疏舉一則嘉貞亦欲得其名以爲中書侍郎同
中書明下平章事遂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
然彊躁論者恨其不裕帝數幸東都洛陽王筠王鈞者爲
嘉貞繕第會以賊聞有詔杖之朝堂嘉貞責蠆染促有司
速斃以滅言祕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
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佖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
援皎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
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
以卒伍待也況勲貴在八議平事往不可咎佖先豈容復
監哉帝然之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說曰事相時來則爲
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五鼎車及之渠不爲天下士君
子地乎初嘉貞在兵部而說已爲侍郎及皆相說位其下
議論無所讓故說不平未幾嘉祐拜金吾將軍兄弟要近
人頗憚媚帝幸太原嘉祐以賊聞說誅嘉貞素服待罪不
謁遂出爲幽州刺史說待其處喜貞銜悔謂人曰中書令
幸二負何相迫邪踰年爲戶部尚書益州長史判都督事
詔宴中書省與宰相會嘉貞御說不已於坐慢罵說源乾
曜王峻共平解乃得去明年王守一死坐與厚善貶台州
刺史俄拜工部尚書爲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封河東侯
及行帝賦詩詔百官祖道上東門久之以疾丐還東都詔

醫馳驛護視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恭肅嘉貞
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如也或時以此失有嗜進者汲引
之能以恩終始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
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
時諺曰令君四俊苗呂崔首其始為中書舍人崔湜輕之
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為中書
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勅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
豈有飢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
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引萬年主簿韓
明宗為御史卒後十餘歲朝宗以京兆尹見帝曰陛下侍
宰相進退皆以禮身雖沒子孫咸在廷張嘉貞晚一息實
符獨末官帝惘然召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賜名曰延
賞

延賞雖蚤孤而博涉經史通吏治苗晉卿尤器許以女妻
之肅宗在鳳翔擢監察御史時署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府
思禮守北都表為副入遷刑部中丞元載被用以晉卿
力故厚遇延賞為為總事御史中丞大曆初除河南尹
諸道營田副使河洛常兵舊已虛榛延賞政簡約輕徭
賦疏河渠築官廩數年流庸歸附郡關完雄有詔褒美時
罷河南山南等副元帥兵屯東都詔延賞知留守以兵屬

監生孫惠

居五年治行第一一還會京以良劾元載陰罪載斥其狂
下御史臺治訊而一賞通經大夫不滿所私出為淮南節
度使歲旱民它遷更禁之一延賞曰食者人特以活拘此而
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暇為刀具舟楫之救更為
脩室廬已通債而歸若更增於菽瓜步舟艦津湊而遙繫
江南延賞請度屬楊州自是行無稽壅奮母喪免服除累
拜荆南劔南西川節度使建中中西山兵馬使張勗襲成
都為亂延賞奔鹿頭戍勗亂不設備延賞諜知之遣將
叱千遂捕斬勗復成都自楊國忠討南蠻一蜀疲罄及乘
與臨討一蔡州一百出後更郭英又崔寧揚子林亂益一治一公
和蕭然延賞事為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遂實德宗在奉天
貢獻踵道及次梁荷劔蜀為根本即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帝還詔入秉政初吐蕃寇劔南李晟總補策
軍戍之及還以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奪取故晟銜之至
是鎮鳳翔帝所倚重衣陳宿憾帝不得已罷延賞為尚書
左僕射然雅意決用之以一晟嘗為韓滉議擢命滉移書道
意及俱入朝滉從一心邀晟一憾且使薦延賞於帝於是復
拜平章事既而宴一示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
晟因為子請婚延賞真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間
可解儒者難狎外吐而內含怒今不許婚豈未忘也先時

咸通十八年

卷之五十二

韓滉傳

吐蕃尚結贊請和且奏戎狄無信不可許況亦請調軍食
時邊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未決會滂卒延賞揣
帝意遂罷晟兵奏以給事中鄭雲達代之帝曰晟有社稷
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邢君牙而拜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
請是夏吐蕃背約以渾瑊將校多沒如晟等策故事臨軒
册拜三公中書令請用侍中贊禮或闕則宰相攝事晟當
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尚書准漢衡劉滋代攝時議遣劉玄
佐復河湟延賞因建言全召繁費廣州縣殘困宜併省其
負悉收粟料糧課輸京師實戰士帝許之即詔上州留上
佐錄事參軍司戶司兵司士各一員餘參軍留半中州咸
司士上縣令尉具中縣省尉京兆河南府司錄判官亦具
丞簿尉各省半餘府準上州詔下內外始怨玄佐辭西討
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賞具奪晟兵不肯行由是功臣
解體是年除吏千五百負當省者千餘道路訾謗浸淫聞
於上延賞懼請詔州縣或考先蒲或攝掌遇停限而官見
乏者聽在所擇省負有幹譽者權補以才不以資而大臣
馬燧白志貞韋倫表言省官太甚不可行會延賞疾困不
能事宰相李泌一切奏復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曰成肅
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國飾情復怨不稱所望
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然帝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

體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刑法委柳渾時以為任職子弘靖

弘靖字元理雅厚信直以蔭為河南參軍杜亞辟佐其府亞疑牙將令狐運劫餉緝弘靖直其枉亞怒斥出府裴延齡為德陽公主治第欲徙弘靖先廟上疏自言德宗異之擢監察御史累遷戶部侍郎陝州觀察使徙河中節度使元和中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少陽死其子元濟擅總留務憲宗欲誅之弘靖請先遣使者弔贈待不恭乃加兵詔可進中書侍郎封高平縣侯武元衡遇害賊未得王承宗鄭元武張吳被告詔討御史臺劾驗有狀弘靖疑從史傳致晏罪言之帝不聽遂誅晏并討承宗弘靖

曰戎事並興鮮有濟不如悉力淮西已平乃治河朔議再逐乃歸政以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為河東節度使未及鎮詔伐承宗弘靖自以諫不聽思自効乃大閱兵請身討賊詔許出軍無親往既王師無功帝憶曩言下詔褒美弘靖亦遣使間道喻承宗承宗款附召拜吏部尚書徙節宣武宣武承韓弘虐政代以寬簡民便安之長慶初劉總舉所部內屬請弘靖為代進檢校司空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克盧龍節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河朔舊將與士卒均寒暑無障蓋安輿弘靖素貴肩輿而行人駭異俗

請祿山思明為二聖弘靖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
衆滋不悅旬一決事賓客將吏罕聞其言委成於參佐韋
雍張宗厚又不通大體朕刻軍賜專以法根治之官屬輕
佻酣肆夜歸燭火滿街前後呵止其詬責士皆曰反虜嘗
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氣自
任御之總之朝詔以錢百萬緡賚將士弘靖取二十萬市
府雜費有怨言會雍欲鞭小將薊人未嘗更笞辱不伏弘
靖繫之是夕軍亂囚弘靖薊門館掠其家貲婢妾執雍等
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與弘靖同被囚會詔使至
澈謂弘靖曰公無負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衆辨
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
子肉飽狗鼠鷓鴣衆怒擊殺之數日吏卒稍自悔詣館謝
弘靖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衆曰公不赦我矣軍中可一
日無帥乎遂取朱克融主留後詔貶弘靖太子賓客分司
東都再貶吉州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
少師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保弘靖少有令問杜鴻漸杜
佑皆器許歷臺閣顯級人以為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
處無所規拂幽薊初效順不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家
聚書畫佯祕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盛麗甲當時歷五世

無所增葺時號三相張家云子文規次宗裴度秉政引文
規為右補闕度出襄陽貶温令度奏置幕府累轉吏部員
外郎右丞韋温劾文規父昔被囚逗留不赴難不宜任省
署出為安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子彦遠博學有文辭乾
符中至大理卿次宗開成初為起居舍人文宗始詔左右
史立螭頭下記宰相奏對既退帝召見審正是非故開成
時事為最詳以稱職兼集賢院直學士文規左遷敗國子
博士史館脩撰李德裕再當國引為考功員外郎知制誥
出澧明二州刺史卒孫茂樞字休府及進士第天祐中累

遷同部郎中知制誥坐柳璨事貶博昌尉

嘉祐嘉貞弟有幹略方嘉貞為相時任右金吾衛將軍昆
弟每上朝軒蓋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後貶
浦陽府折衝開元末為相州刺史舊刺史多死官眾疑畏
嘉祐以周恂管尉遲迴死國難忠臣也立祠房解被眾心
三歲入為左金吾將軍後吳兢為刺史又加神冕服遂無
患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祖師民隋刑部侍郎父直心高宗時
太常伯流死嶺南乾曜第進士神龍中以殿中侍御史黜
陟江東奏課最頻遷諫議大夫景雲後公卿百官上已九
日廢射禮乾曜以為聖王教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君子

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古之擇士先觀射禮非取一時樂也夫射者別邪正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遞襲此年以來射禮不講所司恡費而舊典為虧臣愚謂所計者財所虧者禮故孔子不愛羊而存禮也大射謂春秋不可廢開元初邠王府吏犯法玄宗敕左右為王求才長史太常卿姜皎薦乾曜自梁州都督召見神氣爽澈占對有序帝悅之擢少府少監兼邠王府長史累進尚書左丞四年拜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踰月與姚崇俱罷會帝東幸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改如始至仗內白鷹因縱失之詔京兆督捕獲於野絙榛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仁明不以畜玩實罪苟其獲戾尹專之遂入自劾失旨帝一不問衆伏其知體而善引咎八年復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又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乃以子河南參軍弼為絳州司功太祝絜為鄭尉詔曰乾曜身率庶寮以讓既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遠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弟三人在京司者分任于外錄是公卿子弟皆出補帝嘗自較其有與張說偕賜時議者言國

執政所以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貢功帝乃詔中書門下共
食實戶三百堂封自此始東封還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
久之罷侍中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安陽郡公帝
幸東都以老疾不任陪扈卒贈幽州大都督乾曜性謹重
其始仕已四十餘歷官皆以清慎恪敏得名為相十年與
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嘗廷議可否事
晚節唯唯聯署務為寬平惇大故鮮咎悔姜皎為嘉貞所
排雖得罪訖不申救君子譏焉族孫光裕亦有名居官號
清愿撫諸弟友義為中書舍人與楊滔劉令植同刪著開
元新格歷尚書左丞增選諸司表官為掾史元裕任鄭州
為世良吏平書左丞增選諸司表官為掾史元裕任鄭州

事中襄州刺史安祿山犯河洛為江陵大都督長史以禦
賊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懿

裴耀卿字煥之寧州刺史守真次子也數歲能屬文擢童
子舉稍遷秘書省正字相王府典籤與掾丘悅文學章利
器更直備顧問府中號學直王即帝位授國子主簿累遷
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責豪門坐賈
預給以直絕儻歎之弊及去人思之為濟州刺史濟當走
集地廣而戶寡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斂均省
為東州知頓最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帝歡甚謂張說曰

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不得實今朕有事岱
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餽牽外無它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
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帳不施錦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
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即不足
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俄徙宣州前此
大水河吐壤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
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弗即宣而撫巡飭厲
愈急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為立碑頌德歷冀州入拜戶部
侍郎開元二十年副信安王禕討契丹又持帛二十萬賜

兆尹明年秋雨害稼京師飢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
者耀卿曰陛下既東巡百司畢從則太倉三輔可遣重臣
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關輔既實則乘輿
西還事蔑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匱
往貞觀永徽時祿稟者少歲漕粟二十萬略足今用度
寔廣運數倍且不支故數東幸以就教粟為國大計臣願
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今天下輸
丁約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為陝洛運費又益半為營窟用
分納司農河南陝州又令租米悉輸東都從都至陝河益

湍沮若廣漕路變陸為水所支尚贏萬計且河南租船候
水始進吳工不便河漕處處停留易生隱盜請置倉河口
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顧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敖
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旁河鑿山以開車道
運十數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
留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計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繇
盟津沂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
以此緡納於上足以明功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
城侯夷州刺史楊濟以贓抵死有石柱六十流古州耀卿
上言刺史縣令異諸吏為人父母風化所瞻今使裸躬受
笞事太過辱法至死則天下共之然一朝下吏屈挫牽頓
民且哀憐是忘免死之恩而有傷心之痛恐非崇守長勸
風俗意又雜犯抵死無杖刑心三覆後決今非時不覆或
天其命非所以寬宥之也凡大暑決囚多死秋冬乃有全
者請今貸死決杖會盛夏生長時並停則有再生之實是
時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因令
經略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傲未赴屯耀卿言於帝曰
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夸言驕色竊憂之恐不

足與立事會盛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軍中士卒相見若不素講雖決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義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懷惠不可共心使幸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善又萬人之命倚於將示不得已故鑿凶門而出今酣馭朝夕胖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可不察苟不易師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詣部卒無功還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俄改右僕射而李林甫伐之上曰林甫至本省具朝服劔佩博士導即官唱按禮畢就擢卿聽事乃帝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

子綜吏部郎中綜子信

信字弘正幼能文第進士補校書郎判等高授藍田尉德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嚴郢為京兆政刻急本曹尉葦重規事乳且疾不_以免信請代役要如程當時稱其義帝幸梁信本見行正授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信建議請討帝深器之詔用信為饒州刺史與諫官執不可歷遷諫議大夫黔中觀察使韋士文為夷獠所逐詔信代之部夷安股歷同州刺史中書舍人遷尚書右丞時李巽以兵部尚書領鹽鐵將遷使局就本曹經構已辛會信至以為不可

此傳即曰此信也其重衣又三贈太子太傅論曰文

異雖怙恩而彊猶撤之時重其有守改吏部侍郎以疾爲
國子祭酒工部尚書卒贈吏部尚書諡曰貞信清勁明鏡
所與友皆第一流鄭餘慶尤厚善旣歿餘慶爲行服士林
美之
贊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木者若張源等猶憊
倦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歟張氏三
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忤弘靖窮於
權惜哉

蘇尹異李鄭王許潘倪席齊列傳五十三

唐書一百二十八

宋 祁 奉 勅 撰

蘇珣雍州藍田人中明經第調鄠尉時李義琰爲雍州長
史鄠多訟日至長史府珣裁決明辨自是無訢者義琰異
之顧聽事曰此公坐也恨吾齒晚不及見垂拱初爲監察
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珣密牒按訊珣推之無狀或言
珣助韓魯者后詰之挺議無所撓后不悅曰卿大雅士此
獄不足譏卿即詔監軍河西五遷右司郎中御史王弘義
附來俊臣爲酷世畏疾莫敢觸其鋒會督伐材於號管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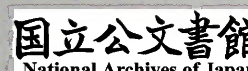
蘇珣

過程人多死珣按奏弘義坐免遷給事中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后營大像白司馬坂糜用億計珣上疏切諫見納中宗將斬韋月將珣執據時令不可以大戮忤三思意改右臺儀出為岐州刺史復為右臺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株索支黨時睿宗居藩為獄辭牽逮珣密啓保辯亦會宰相開陳帝感悟多所舍貸擢戶部尚書封河內郡公以檢校太子詹事致仕卒年八十一贈茂州都督諡曰文子晉數歲知為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頴叔祕書少監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粲也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先天中

為中書舍人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及賈會景定屢獻

謹言天子嘉允出為泗川刺史以珣老請解職奉養珣卒歷戶部侍郎襲爵遷吏部時宋璟兼尚書事晉與齊幹更典二都選既糊名校判而晉獨事賞拔當時譽之及裴光廷知尚書有過官被却者就籍以朱點頭而已晉因榜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疑光廷以為侮已出晉汝州刺史遷魏州終太子左庶子始進與洛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善而二人以學顯循之上書忤武后見殺仲之神龍中謀去武三思為宋之孫等所發死晉厚撫其子漸為營婚官晉卒漸喪之若諸父云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弱冠以明經第調隆州參軍事屬邑



豪蒲氏驚肆不法州擻思貞按之摘其姦賊萬計卒論死
部人爭慶刻石歎頌遷明堂令以善政聞擢殿中少監檢
校洛州刺史會契丹孫榮辭朔方震驚思貞循撫境內
獨無擾武后爾書褒尉長安中遷秋官侍郎忤
出為定州刺史召授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
為語曰不畏侯卿杖祗畏尹卿筆加銀青光祿大夫大家
坎地獲古戟十二俄而門樹戟時人異焉神龍初
卿雍人韋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斬之思
生月固奏不可乃決杖流嶺南三思諷所司加
固爭御史大夫李承嘉助三思而以他事劾思

理 發 復 謁

臣圖不軌今將除忠良以自恣邪承嘉慙怒劾思貞為青
洲刺史或問曰公敏行何與承嘉辯答曰石非能言者而
或有言承嘉恃權而侮善義不辱亦不知言何從而至治
州有緝蠶至歲四熟無涉使使取蠶至部歎曰是皆善政
致祥乎表言之睿宗立召授將作大匠封天水郡公僕射
嘗懷貞諷詐金仙玉真觀度調夫三思貞數有損如懷貞
讓之答曰公輔臣也不能宣其忠而土木是興以媚上
害下也臨小人請以定奪上今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闔
門徒三思知之符詔令視事懷貞詔拜御史大夫累遷工

門徒三思知之符詔令視事懷貞詔拜御史大夫累遷工

部尚書論議之開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贈黃門監諡曰簡思與前後為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清最聞

畢崇字隆擇河南偃師人六歲能為文及冠擢進士第補

金水令崇之能王簿居親喪毀棘甚已除猶屏處立園武

后召為左拾遺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請武不空

為王構當讀書抗聲析句左右皆曉知三思疾之出為潤

州刺史政有中心愛從衛同陝二州遷益州府長史景龍末

召為左御中大夫會平諸輩治其黨衣冠多坐構詳比重

輕比日得其情時李傑為河南尹與構皆一時選世謂畢李

對魏縣男復為益州長史按察湖南後終罷歸為清嚴

重書袍帶再遷吏部尚書並遷領大州長史徙齊州都督

玄宗立授河南尹進戶部尚書久之移疾帝手疏醫方賜

之嘗時以戶部為小官遽改太子詹事蓋其愈會之贈黃

門監諡曰景始構也繼而二妹祿祿身鞠養至成二妹

為構張二年弟相一府三簿由司東都聞疾歸哀毀

如大喪唯嘗服未竟一下襤其友悼終刺州司馬構子

炕天寶中為廣平太守安祿山賊陷覆其家贈戶部尚

書炕生四子四歲與弟增以細弱得不殺為賞口河北平

宗人宏以財贖出之舉明經為臨汝尉徐州節度使張

建封高節閭闔驚行表之有身府檣符離令後調三屋尉
以謹廉聞喜賓客家未嘗以有無計及歿無貲以治喪云
季傑本名務光州澄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裔孫少
以孝友著權明經第解褐為州參軍事遷累天官貞外郎
為吏詳敏有治譽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通蕩細弱下
戶為豪力所兼傑為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業者十七
八神龍中為河東巡察點陟使課最諸道告天中進陝州
刺史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改河南尹傑既精聽斷雖
行坐食飲省治不少廢繇是府無淹吏人吏愛之寡婦有
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曰法當死無悔乎答
曰子無狀寧真悔不命而後死

士語曰行棺至傑公捕道上一以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

道士因于指河汴之交舊有梁公東廢不治南方漕弗通
傑請汴鄭丁男復作之不費而利人代不環為御史大夫
尚衣奉御長孫所素惡傑遇于道以情玄宗姪婚與所親
揚仙玉共歐辱之傑誦曰敗髮者想在身辱衣冠恥在國
帝怒詔斬所等朝堂在散騎常侍四懷孝慈言陽和月不
可以殛死乃教衣殺之謝百官百鬼後以護作橋陵封
武成縣子初傑引符御史三起為護陵判官想貪賄傑將
編之未及發反為所擒也復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史復為御史劾免開元六年卒立
見悼之符聖戶部尚書

鄭惟忠宋州宋城人第進士補
刑部郎中授中書制舉官

見廷中武后問舉者何所事為
心對曰不合曰惟忠曰外

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曰善
惟左司御曹曹參軍喜遷

永部員外郎二遠長安復以待
制召后曰非嘗於東都對

忠臣者乎朕今不遷鳳閣舍人
中宗立擢黃門侍郎時

議禁嶺南首戶不得畜兵惟忠
曰善為政者因其俗且吳

文所讓家鶴膝戶生渠此民風
也禁之得無擾乎遂止進

大理卿節心太子敗守衛註誤
百流已決諸韋黨請悉誅

且失信天下有訃百司奉議
復收訊悉反則者不自安

御中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且
司點陟字字還奏稱旨

榮陽縣田遠太子賓客卒贈大
丁少保

王志愷博州聊城人擢進士
丁宗神龍中為左臺侍御

吏以剛鷲為治所召人其罪
丁為早騰遷大理正嘗奏

言法令者人之反所不立則無
以制今大理多不奉法以

縱罪為仁特文為首臣說刑
且得誘遂上所著應正

論以見志隨言而失人義以
之六二曰言言無咎謂

處率之稱一獨居正其操而
正者危不能以遠害惟

九五應之八義正進言由己
臣而中正是說期於

應之不若... 一柄惟人主操之... 司也以... 降怒... 不從曰... 為國當以... 致平非... 以寬... 嚴者... 網... 在人... 易犯而... 難... 也... 故... 澹... 策... 以... 查... 獲... 則... 王... 良... 不... 能... 御... 驛... 信... 藥... 石... 於... 書... 賡... 則... 俞... 附... 不... 能... 攻... 疾... 又... 言... 漢... 武... 帝... 錫... 昭... 平... 君... 紂... 人... 以... 公... 主... 子... 廷... 尉... 上... 言... 帝... 垂... 涕... 曰... 法... 令... 古... 先... 帝... 之... 所... 造... 也... 用... 新... 故... 誣... 先... 帝... 法... 吾... 何... 一... 曰... 日... 人... 高... 廟... 乎... 之... 可... 其... 隋... 文... 帝... 子... 秦... 王... 恣... 為... 并... 州... 總...

違若如公意我乃五兒之父非先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
子律乎故天子操法有不變之義凡數千言帝嘉之景雲
初以左御史中丞遷大理少卿時詔用漢故事設刺史監
郡於天下劇州置都督選素威重者授之遂拜志愔齊州
都督事中格復授齊州刺史河南道按察使徙汴州封北
海縣男太極元年兼御史中丞內供奉實封百戶出為魏
州刺史改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姦猾令行禁信境內肅然
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梁山妄稱襄
王子與左右屯營官謀反自稱先帝夜犯長樂門入宮城
將殺志愔志愔踰垣走而屯營兵悔更斬梁山等自歸志

嘉靖十年刊
百
二

惜慙悻卒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曾祖緒武德時以佐命功歷左散騎
常侍封真定公遂家汝陽景先由進士第釋褐夏陽尉神
龍初東都造服慈閣皇先獻賦李迥秀見其文畏歎曰是
宜付太史擢左拾遺以論事切直外補滑州司士參軍舉
手筆俊拔茂才異等進中進揚州兵曹參軍還為左補闕
宋璟蘇頲擇殿中侍御史父不補以授景先時議僉愜抨
按不避近疆與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更知制誥以雅厚
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峯激流然詞旨豐美得中
和之氣開元十年尹文溢壞廬舍甚衆景先見侍中源乾

曜曰災眚所降王者宜修德應之因遣大臣存問失職罪

已引咎以答天遣公在元弼庸可默乎乾曜悟遽白玄宗
遣陸象先持節賑贍十三年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
郎為刺史治虢州大理卿源光裕鄭州兵部侍郎寇泚宋
州禮部侍郎鄭溫琦邠州大理少卿袁仁敬杭州鴻臚少
卿崔志廉襄州衛尉少卿李昇期邢州太僕少卿鄭放定
州國子司業蔣挺湖州左衛將軍裴觀滄州衛率崔誠遂
州凡十一人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
奏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紙筆令
自賦賚絹三千遣之後徙岐州入為吏部侍郎卒

潘好禮貝州宗城人第明經累遷上蔡令治在最擢監察御史坐小累下除芮城令拜侍御史徙岐王府司馬居後母喪詔奪服固辭不出開元初為邠王府長史王為滑州刺史好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御下不能肅有詔好禮檢督王家至過失皆上聞王每游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家奴羅迺好禮渡道諫王初不許乃卧馬下諱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為王慙為還遷豫州刺史勤力于治清廉無所私然喜察細事下厭其苛子請舉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安進乃自試之不能通怒答之械而徇於門復以公累

附未嘗自列階勳居室服用麤蕪苟至終身世謂近名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蒙城人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黜陟劔南道繩舉嚴允課第一開元初為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為汴州刺史政清淨增脩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為教誨風化興行玄宗遣中人捕鵝鵲溪鵝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恠羽為園籞之玩自江嶺而西達京師水舟陸齋所飼魚鰒稻梁道路之言不以賤人害為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譴使人過取罪而黜若水昂四十段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

人皆重內任葉三元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
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錢于郊顧左右曰班
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騶僕未幾入為戶部侍郎復
拜右丞

席豫字建侯襄州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後徙
河南長安中舉學兼流賦詞擅文場科擢上第時年十六
以父喪罷復舉手筆俊拔科中之補襄邑尉奏事闕下會
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請為皇太女豫曰昔梅福上書譏
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太子語深切人為寒懼太
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為諫官豫耻汗詖謁道去我舉賢良
方正異等為陽翟令開元初觀察使薦豫賢選監察御史
出為樂壽令前令以親喪解而豫母病訴諸朝改懷州司
倉參軍復舉超拔羣類科會母喪去服除授大理丞遷考
功員外郎進絀清明為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
孫述名相甲乙出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已入拜吏部
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
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大寶六載
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縣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
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是骨中野豫教以埋斂明列科
防俗為之改豫清直亡欲當官不為勢權所撼性謹畏與

子弟屬吏書不作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
謹況大事邪及疾篤遺令二曰斂斂已即葬勿久留以黷
公私貲不足言事定以終事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
督諡曰文帝書及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
詔曰詩人之冠冕也第晉亦以文名當時

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少開敏年十四見特進李嶠嶠
稱有王佐才中宗在廬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宮
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澣宴同明殿諭曰朕母子如初卿
豫有力焉方不次待爾澣辭毋老不忍遠離賞而罷聖歷
初及進士第以拔萃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死

者澣曰條落則本枯柰何俱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因爭
卒原景雲初姚崇取為監察御史凡劾奏常先風教號善
職睿宗將祠太廟刑部尚書裴談攝太尉先告澣奏孝享
攝事稽首而拜恭所神也而談慢嫫不恭并劾談神昏形
滓挾邪以罔上神龍時事武三思陷敬暉沒其家以獲進
妻外淫男女不得姓氏夫告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
三罪不可不寘之法談由是下除汾州刺史開元初姚崇
復相用為給事中中書舍人論駁及誥詔皆撰準古誼朝
廷大政必咨之時號解事舍人數諷崇年老宜避位時宋
璟在廣州因勸崇舉代崇用其謀璟為相它日問曰吾

不敢冀房杜比爾日諸公云何澣曰不如璟請故答曰前
時近郊戶三百以為困今不復是以此知之馬懷素等緒
次四庫書表澣為副改祕書少監出為汴州刺史地當舟
車湊集事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以清毅
聞吏民頌美玄宗封太山歷汴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
四夷君長馬慶宅亦數萬所頓彌數十里澣列長棚帶幕
懸巨上食凡千輦絕完鑰身進膳帝以為知禮喜甚為留
三日賜帛二千匹澣以淮至徐城險急鑿渠十八里入青
承人便其漕中書令張說擇丞轄以王伋為左澣為右李
元本杜暹當國表宋璟為吏部尚書幹及蘇晉為侍郎世
謂臺選嘗奏事帝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者是時開府
王毛仲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婚嫁毛仲奏請燕不
從澣乘間曰福順與兵馬與毛仲為婚家小人寵極則姦
生不預圖且有後患高力士小心謹畏加宦人可備禁中
驅使腹心所委何必毛仲哉又言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
身惟陛下密此言帝嘉納且勞曰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會
大理丞麻察坐事出為興州別駕澣往餞因道諫語察素
姦佻遽言狀帝怒召澣入殿中曰卿尚疑朕不密而反言
察謂何且察輕躁無行常游人平門者詎不知邪澣免冠
頓首謝貶高州良德丞察再貶皇化尉其黨齊敷郭稟官

咸化十八年

唐書卷之二十三

三

監生

流放久之澣徙索盧丞郴州長史濠常二州刺史遷潤州
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澣從滑路錄京
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
伊婁埭官征其入招遠流人五百戶置明州以安輯之復
徙汴州澣中失勢益悵恨素操寔衰更倚力士助得為兩
道採訪使興利以中天子意哀貨財遺謝貴幸納劉戒女
為妾不答其妻李林甫惡其行欲擠而廢之會其幕府坐
贓事連澣詔矜澣老放歸田里天寶初召為太子少詹事
留司東都嚴挺之亦為林甫所廢與澣家居杖屨經過不
缺日林甫畏之乃用澣為平陽太守離其謀更以黃老清
靜為治卒年七十二肅宗時錄林甫所陷者皆褒洗故澣
贈禮部尚書澣嘗稱陳希烈宋遙苗苗皆卿章述之才後皆
大顯麻察者河東人由明經第五遷殿中侍御史魏元忠子
昇死節愍太子難而元忠繫大理昇妻鄭父遠嘗納錢五
百萬以女易官武后重元忠舊臣欲榮其姻對授遠河內
令子洛州參軍元忠下獄遣人絕婚許之明日嫁其女察
劾遠敗風教請錮終身遠遂廢當時謂察為公而終以慘
險斥云澣孫抗

抗字遐舉少值天寶亂奉母夫人隱會稽壽州刺史張鎰
辟署幕府抗吏事閑敏有文雅從鎰鎮江西及以宰相領

鳳翔奏署監察御史李楚琳亂奔奉天授侍御史遷戶部
員外郎蕭復引為江淮宣尉判官德宗自梁洋還財用大
屈鹽鐵使元琇薦棧材改倉部郎中幹鹽利俄為水陸運
副使護漕江淮給京師歷諫議大夫坐小累為處州刺史
歷蘇州徙潭州觀察使召為給事中遷河南尹進太常卿
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抗無遠謀大略雖用心
至精末乃滋彰苛刻以病乞身罷為太子賓客卒年六十
五贈戶部尚書謚曰成初吏部歲考書言以它官第上下
中書門下遣官覆實以為常抗以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今
更覆數非任人勿疑之道禮部侍郎試貢士其姻舊悉試
考功謂之別頭皆奏罷之又省州別駕田曹司田官判司
雙曹者減中書吏員此其稍近治者云

列傳第五十三

宋 祁 奉

勅 撰

裴守貞絳州稷山人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父昶隋
 大業中為泮安司戶參軍郡人楊琳田瓚等亂劫吏多死
 唯昶以仁愛故賊約其屬無敢害護送還鄉守貞早孤母
 喪哀毀癯盡舉進士六科連中累調乾封尉養寡姊謹甚
 士推其禮法永淳初關中旱悉稟祿奉姊及諸甥與妻息
 惡食不贍也授太常博士守貞善容典時謂才稱其官高
 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守貞奏古者郊祀天地天
 子自射牲漢武帝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親也今

按禮前明十五刻宰人鸞刀割牲質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獻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逮事漢又天子不親古今異宜恐不可行是時破陣慶善二樂舞入帝常立以視須樂闋乃坐守真并言二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天子之觀者化育詒在孰非厥功不應鼓舞別申嚴奉詔可未及行會帝崩大行舊禮無在者守真與博士韋叔夏輔抱素等討按故事稱情為文咸適所宜時人服其得禮天授中為司府丞推覈詔獄多裁恕全免數十姓不合武后旨出為汴州司馬遷累成州刺史

止長安中卒贈戶部尚書子子餘耀卿巨卿曾孫行立耀卿巨卿別有傳

子餘事繼母為聞孝中明經補鄆尉時同舍李朝隱繼母謀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答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景龍中為左臺監察御史涇岐隋世番戶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溫奏籍為奴婢克賜口子餘官戶以恩原為番戶且今又子孫可抑為賤乎履溫倚宗楚客執辯于廷子餘執對不撓遂詘其議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為政惠裕人稱有恩入為岐王府長史卒謚曰存時程行謹諡貞中書令孫說歎曰二論可無媿

矣子餘居官清家聞友愛兄弟六人皆有志行云

行立爾然諾學兵有法母亡泣血幾毀以軍勞累授沁州

刺史遷衛尉少卿口陳願治民試一縣自效除河東令寬

猛時嘗曰蘇斯州刺史遷安南經略使環王國叛人李樂山

謀廢其君來乞兵行立不受命部將杜英策討斬之歸其

孥繫人悅服英策及范廷芝者皆谿洞豪也隸于軍宅經

略使多微借暴恣干治行立陰把其罪貸之許自效故能

得英策死力廷芝嘗休沐久不還行立召之約曰軍法踰

日者斬異時復然爾且死後廷芝踰期行立答殺之以口

便黃家洞則辨行立計平之併代桂仲武為安南都護

於立功為時所訾召還道卒年四十七贈右散騎常侍

崔西字善冲京兆長安人後周隴州刺史士約四世孫自

博陵徙焉純謹無二言事親篤孝有才章擢進士舉賢良

方正高第不中者誦訾是武后敕有司覆試對益工遂為

第一再補陸渾主簿入調吏部侍郎岑羲歎曰君今卻詵

也薦為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

而詘睿宗召授中書舍人以母病東都不忍去固辭求侍

更表陸渾尉郭隣太樂丞封希顏處士李喜以代己處詔

武化十八年

唐書傳

三

陸渾

獸所給以賤貧之人賴其利監察御史宋宣遠與盧懷慎
姻家恃以弄法姚崇子彝留司東都通賓客招賄賂沔將
按劾崇懷慎方執政共薦沔有史才轉著作郎去其權蓋
憚之也久之為太子左庶子母亡受弔廬前賓客未嘗至
樞室語人曰平生非至親不升堂入謁豈以存亡變禮邪
中書令張說數稱之服除遷中書侍郎玄宗以仙州數喪
刺史欲廢之沔請治舞陽舞陽故樊噲國也更為樊州帝
不納州卒廢沔既喜論得失或曰今中書宰相承制雖侍
郎貳之取充位而已沔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以成至治
豈可僥首懷祿邪凡詔敕曹事多所異同說不悅出為魏
州刺史雨潦敗稼沔弛禁使人召還分掌吏部十銜以左
散騎常侍為集賢脩撰歷祕書監太子賓客是時太常議
加宗廟籩豆又欲增喪服於是卿韋縉請坐增籩豆至十
二外祖服大功舅小功堂姨若舅舅母袒免沔曰祭祀上
矣古者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故有毛血之薦未有麩
粢故有玄酒之奠後王作為酒醴犧牲以致馨香故有三
牲八簋五齊九獻神道主敬可備而不敢廢也雖曰備物
而節制存焉鉅籩豆簋簠尊罍豆實皆周時饌其用通
宴饗賓客而周公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祖晉盧諶家祭
禮所薦皆晉時常食不純用古此聖賢變文而通其情也

然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明矣國家清廟時享禮饌具設周制也古物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備列漢法也它珍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躬稼所收蒐狩親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無以加矣諸珍羞鮮物第敕有司悉使著于令因宜而薦不必加籩豆以爲噍也大羹古食也盛於古器和羹常饌也盛於時器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尊未有薦時饌而用古器者絲古質而今文便事也故加籩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措諸廟徒近侈耳魯丹桓宮之楹刻其楠春秋非之班固稱墨家出於清朝是以貴僉然清朝不替舊矣太常所謂臣所未安又太常言爵小不及合執持至難西曰禮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是也然今不及制則非禮自有司之陋也隨失制宜不待議而革云又言禮本於家正家正而天下定家不可以貳故父以尊宗廟以厭降是以內服齊斬外服總尊各所加不過一等今古不易之道也昔宰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將我禮先亡也此制唐禮推廣舅恩故弘道以來國命再移於外姓本禮驗亡可不戒哉時職方郎中韋述戶部郎中陽伯成禮部員外郎楊仲昌監門兵曹參軍劉秩等議與沔合又詔中書門下參裁於是宗廟籩豆坐各六筵北門男小功舅母總麻堂壙袒免餘仍舊制

成化十八年
禮部書傳
卷之四
五
禮部書傳

每朝廷有疑議皆咨達取衷卒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孝誨儉約自持祿粟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子祐甫至宰相別傳

盧從愿字子龍六世祖相仕後魏為度支尚書自范陽徙臨漳故從愿為臨漳人擢明經為夏尉又舉制科高第拜右拾遺遷監察御史為山南黜陟巡撫使還奏稱旨進累中書舍人唐宗立并吏部侍郎吏僕自中宗後綱紀耗蕩從愿精力于官偽牒詭功摘檢無所遺銓總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特官其一子從愿請贈其父敬一為鄭州長史

制可初高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裴行儉馬載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為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朝隱元四年玄示悉召縣令策於廷考下第者罷之從愿坐擬選失實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為天下第一寶書勞問賜緡百匹召為工部侍郎遷尚書左丞中書侍郎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代宣抗為刑部尚書數充校考使升退詳確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事將以括田戶功為上下考從愿不許融恨之乃密白從愿盛殖產占良田數百頃帝自此薄之目為多田翁後欲用為相屢奏卒以是止十八年復為東都留守坐子起居郎論輸轉官取利多貶絳州刺史遷太子賓客二十年河北飢詔為宣撫處置使發倉廩賑飢民

使遠乞骸骨授吏部尚書致仕給全祿終身卒贈益州大
都督謚曰文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明法中第調臨汾尉擢至大
理丞武三思構王而侍御史鄭愔請誅之朝隱獨以不
經鞫實不宜輕用法忤旨貶嶺南醜地宰相韋巨源李嶠
言於中宗曰朝隱素清正一日遠逐恐駭天下帝更以為
聞喜令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
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郎宣所司朝隱執罷者四百
負怨誹譴朝隱胖然無避屈遷長安令宦官閭與貴有
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夜朝集使
論其能使循聞之進大中大夫一階期月上考維百四
以旌剛烈成安公主奪民園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由
是權豪斂伏為執政所擠出通州都督徙絳州刺史開元
初遷吏部侍郎銓叙明審與盧從愿並授一子官久之以
策縣令有下第降濟州刺史徙同州玄宗東幸召見慰勞
賜以衣帛擢河南尹政嚴清姦人不容息太子舅趙常奴
怙勢橫閭里朝隱曰此不繩不可為政執而榜辱之帝賜
書慰勉入為大理卿武彊令裴景仙巧賊五千匹亡命帝
怒詔殺之朝隱曰景仙其先寂有國功載初時家為酷吏
所破誅夷略盡而景仙獨存且承嫡於法當請又丐乞賊

無死比籍當死坐猶前甯之使私廟之祀無餒魂可也帝
不許固請曰生殺之柄人主專之條刑輕重有司當守且
賊惟枉法抵死全以職即斬後有枉法抑又何加且近發
德音杖者聽減流者給程豈一景仙獨過常法有詔決杖
百流嶺南朝隱更授岐州刺史母喪解召為揚州大都督
府長史固辭見無時平已衰而篤不孝自致毀瘠士人以
為難明年詔書敦遣揚州就職遠為大理卿封金城伯代
崔隱甫為御史大夫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大夫闕冀朝隱
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名少衰進太常
卿出為嶺南採訪處置使兼判廣州卒於官贈吏部尚書

給車槽北還論口貞

王丘字仲山同收從子山父同昭然太子左庶子丘十一
擢童子科七童皆專經而獨屬文丘是知名及冠舉制科
中第授奉禮郎氣象清古行修繁於詞賦尤高族人方慮
及魏元志更薦之自偃師王守擢監察御史開元初遷考
功負外郎考功異時多請託進者濫冒歲數百人丘務覈
實材登科纔滿百議者謂自武后至是數十年采錄精明
無丘比其後席豫嚴裝之亦有稱然出丘下遷紫微舍人
吏部侍郎典選復號平允其獎用如山陰尉孫滋桃林尉
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洽然皆一時茂秀父之為

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飢議以中朝臣為刺史制詔臯陶稱
在知人在安民皆念存邦本乾乾夕惕無忘一日今長吏
或末稱蒼生謂何深思循良以革頽敝宜重刺史之選自
朝廷始乃以止與中書侍郎崔沔等並為山東刺史而立
守懷州等為下畏慕入知吏部選改尚書左丞以父喪
解服除為右散騎常侍仍知制誥裴光廷卒蕭嵩與丘善將
引與光國立固辭盛推韓休行能及休秉政薦為御史大
夫丘始於言所白奏帝多不喜既太子賓客襲父封以疾
徒禮部尚書致仕丘更履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
室宅在
下制給全祿以旌潔志天寶二載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曰

文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世州華陰人少好學姿質軒秀舉進
士并擢制科調義興尉號材吏姚崇為州刺史異之崇執
政引為右拾遺宗好音律每聽忘勸先天二年正月望
夜胡人婆陁請然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醕帝御
延喜宴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未止挺之上疏諫以為
醕者因人所和合醕為歡也不使靡敝今暴衣冠羅伎樂
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跛倚下人罷
劇府縣里閭課賦苛嚴峻道路賈壞家產營日戲擾方

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慮乃陳立不可誠意忠到帝
納焉侍御史任正名侍風憲至廷中責言衣冠挺之讓其
不敬反爲所劾貶萬州貧好參軍事開元中爲考功員外
郎累進給事中典貢舉時號平允會杜暹李元紘爲相不
相中暹善挺之而元紘善宋遙用爲中書舍人遙校吏部
判取捨與挺之異言於元紘元紘屢詰譙挺之厲言曰公
位相國而愛憎反任小人乎元紘曰小人爲誰曰宋遙也
繇是出爲登州刺史改太原少尹初殿中監王毛仲持節
抵太原朔方籍兵馬後累年仍移太原取兵仗挺之不肯
應且以毛仲寵幸久恐有變密啓於帝俄改濮汴二州刺
文所治皆嚴威吏至重足脅息會毛仲敗死帝以挺之言
忠召爲刑部侍郎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爲尚
書左丞知吏部選李林甫與九齡同輔政以九齡方得君
諂事之內實不善也戶部侍郎蕭奘林甫所引不知書嘗
與挺之言稱羨嘗伏臘乃爲伏臘挺之白九齡省中而有
伏臘侍郎乎乃出吳岐州刺史林甫恨之九齡欲引以輔
政使往謁林甫挺之負正陋其爲人凡三年非公事不造
也林甫益怨會挺之有所諉於尉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
人暴其語禁中下除洛州刺史徙絳州天寶初帝顧林甫
曰嚴挺之安在此其材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舊

德

諄諄款曲且許美官因曰天子視降州厚要當以事自解
歸得見上且大用因給挺之使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
得奏即言挺知春秋高有疾幸閑官得自養帝恨吒久之
乃以爲負外詹事詔歸東都挺之鬱鬱成疾乃自爲文誌
墓遺令薄葬斂以時服挺之重交游許與生死不易嫁故
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然溺志于佛與浮屠惠義善義
卒裘服送其喪已乃自葬於其塔左君子以爲偏子武
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不爲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始
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
左左驚白挺之曰即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太臣厚妾而得
事者見亦殺之非虛也公奇之曰真壯士之子欲數林救
武讀書不甚究其義以諫詞太原府參軍事累遷殿中侍
御史從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
以其名臣不薦爲給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坐瑄事
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白之合劔南爲一道擢
武成都尹劔南節度使遷拜京兆尹爲二聖山陵橋道使
封鄜國公遷黃門侍郎與元載厚相結來宰相不遂復節
度劔南破吐蕃七萬衆于當狗城遂收鹽州加檢校吏部
尚書武在蜀頗放肆用度無藝或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
雖號富饒而峻接西斂閭里爲空然唐亦不敢近境梓州

咸化十八年

卷之五十四

唐書卷之五十四

刺史章彝始為武判官因小忿殺之瑄以故宰相為巡內
刺史武慢居不為復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
道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末秦初卒毋哭且曰而今而
後吾知免為官婢矣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挺之從孫綬
綬父丹嘗為劍南鹽鐵青苗租庸使以武在蜀辭不拜綬
擢進士第以待御史副劉贊為宣歙團練使替卒綬總留
事悉庫物以獻召為刑部員外郎有佐進奉由綬始河東
節度使李說死軍司馬鄭儋總其政說卒代為節度時德
宗務姑息方鎮若帥死不亡命即用軍司馬代之以和馭
眾情至是帝頗憶綬所獻故擢為河東司馬明年儋卒即
檢校工部尚書代其使憲宗立得惠球反夏州劉闢反蜀
綬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請必誅選銳兵遣大將李
光顏助討賊二賊平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扶風郡公進司
空在鎮九年尚寬惠治稱流聞士馬孳息嘗大閱旗幟周
七十里回鶻梅錄將軍在會聞金鼓震伏入為尚書右僕
射綬既名胃於吏事有方略然銳進趣素議薄之始就廊
下食在百官上帝使中人賜含桃綬見拜之為御史劾奏
綬慙懼待罪詔釋綬而貶中人出為荆南節度使封鄭國
公淑州蠻張伯靖殺吏據辰錦州連九洞自固詔綬進討
綬勒兵出次遣將齋檄開曉羣蠻悉降吳元濟反僉以綬

明恕可大事乃徙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淮西招撫使綬引
師壓賊境多出金帛賞士以厚賂謝中人招聲援既未有
以制賊閉屯彌年不戰宰相裴度謂綬非將才以太子少
保召還檢校司徒判光祿卿事進少傅卒年七十七贈太
保綬才不踰中人然歷三鎮所奏辟及綬時位將相者九
人初綬未顯過于閩鄉尉李達達不禮方飯它客不召綬
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晨入謁不知綬也綬方大宴賓客
召達至戒客勿起讓曰吾昔羈旅閩鄉君方召客食而不
顧我今我召客亦不敢留君達慙不得去左右引出悻而
潛外館數月其佐令狐楚為請乃免河東李進賢者善畜
養家高賢得幸於綬要牙門元和進賢累為振武節
度使辟綬子澈為判官澈年少治苛刻軍中苦乏回鶻入
辟為泉進賢發兵討之吏稟種不實次鳴砂焚殺其將楊
遵憲而還進賢大怒衆懼因焚城門也進賢左右拒戰不
勝繼而去奔靖邊軍乃殺綬而屠進賢家詔以真綬
度張煦代之誅亂首數百人

列傳第五十四

裴陽宋楊崔李解列傳第五十五

唐書一百三十

宋 祁 奉

勅 撰

裴灌絳州聞喜著姓父瑛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年
 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為輕之鑿諭口同三輔吏事
 繁子盍求便官每留此瑛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
 使趣斷瑛之曰何王通人為命吏速就進筆為省決一日
 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動以宗義驚曰子何自悔成吾過
 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牛後為永年令有惠政吏刻石
 頌美以倉部郎中病廢灌侍疾十餘年不肯仕瑛之沒始
 擢明經調涼州主簿遷監御史時崔湜鄭愔與吏部坐



蘇職爲李尚隱所劾詔罷職而安樂公主上官昭容爲
阿右灌謀正其罪天下稱之由是進中書舍人睿宗造金仙
玉真二觀時皇甚役不止灌上言春夏母聚大衆起大役
不可興土功妨農事若役使輒度則有疾疫水旱之災此
天人常應也今自冬徂春雨不時降人心惵然莫知所出
而土木方興時驟之孽職爲此發今東作云始丁壯就功
妨多益少飢寒有漸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時歲
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
爲念宜下明制令二京營作和市木石一切停止有如農
桑失時戶口流散雖寺觀營立能救飢寒敵哉不報遷兵

部侍郎以銓

授一子官開元五年爲使部侍郎甄

拔士爲多

天漼雅與張說善說方宰相數薦之

漼長於敷奏天子亦自重焉擢吏部尚書世儉素而晚節
稍高伎妾爲奢侈事議者以爲闕改太子賓客卒贈禮部
尚書謚曰懿從祖弟寬

寬性通敏工騎射彈

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爲潤州參

軍事刺史韋詵自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
有所瘞瘞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益
曰寬義不以包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珣致而去不敢自
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

常求佳婿今得矣曰日帟其族使觀之牛時衣碧瘠而長
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鶴雀誥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
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舉拔萃為河南承遷長安尉
宇文融為侍御史括天下田奏為江東覆田判官改太常
博士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寬自以情立儀曰
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
如寬議遷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白日殺人
仲方以貴倖將鬻其獄寬固執不肯從河西節度使
表為判官歷兵部侍郎宰相裴耀卿領江淮運副
奏寬為戶部侍郎自副遷吏部出為蒲州刺史

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而金吾大將
軍授太原尹玄宗賦詩褒餞天寶初由陳留人守拜范陽
節度使時北平軍使烏承恩虜酋也與中人通數冒賄寬
以法繩治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寬悉歸之故夷夏
感附三載用安祿山守范陽召寬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裴敦復平海賊還廣張功簿寬密白其妄會河北部
入朝盛譽寬政且言華虜猶思之帝嗟賞曠倚加厚李林
甫恐其遂相又惡寬善李適之乃漏寬語以激敦復敦復
任氣而疎以林甫為誠先是寬以所善請於敦復即欲白
發其言林甫趣之敦復未及聞扈幸溫泉宮而其下裨將

四
海
三

程藏曜嘗鑿自以他事繫臺寬捕按之敦復謂寬求致其罪遽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因得事聞於帝由是貶寬睢陽太守及韋堅獄起寬復生親貶安陸別駕林甫任羅希奭殺李適之也亦使過安陸將怖殺寬寬叩頭祈哀希奭乃去寬懼終見殺可為淨者不許籍遷東海太守徙馮翊入為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傅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策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飯其為政務清簡所莅人愛之世皆慕其得宰相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為首然感于佛喜與象門游習誦其書老滿篤云子諱

字士明擢明經調河南參府事性通純舉止不順累遷

京兆倉曹參軍號王巨表署鄧營田判官母喪居京師

會史思明亂逃山谷間思明以為寬將德寬舊恩且聞諸

名遣捕騎跡獲之喜甚拜為郎君偽授御史中丞賊殘殺

宗室諸除縶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嘗疏賊虛實於朝事世

思明恨焉死而免賊平除太子中允遷考功郎中數燕

見奏事代宗幸陝謂徒步按考功南曹印赴行在帝曰疾

風知勦草案可信將用為御史中丞為元戴沮却故拜河

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請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權酷利

歲出內幾何請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請

對曰臣聞古語云水不流則魚死火不熄則民散臣恐

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故未敢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數訪故事載忌之出爲虔州刺史歷饒廬亳三州除右金吾將軍德宗新即位以刑名治天下百吏震服時大行將薨陵事禁屠殺尚父郭子儀家奴宰羊詣列奏帝謂不畏彊禦善之或曰尚父有社稷功豈不爲庇之語笑曰非君所知尚父方貴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恃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持朝堂別置三司決庶獄辨爭者輒擊登聞鼓謂上疏曰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詭猾之人輕動天聽爭纖微共然者安用吏治乎帝然之於是悉歸有司謂惡法吏舞文或挾宿怨爲重輕因獻獄官箴以諷坐所善誅貶閩州司馬俄召爲太子右庶子進兵部侍郎至河南尹東都副切守凡五世爲河南謂視事未嘗敢當正處以寬厚和易爲治不鞠人以賊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

寬弟子曾子嘗叔耀明經佐李抱玉開幕府不得意謝歸更從宣歙觀察使陳少游抱玉怒初與桐廬尉時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判官書爲諫名知人見崔

造乃冑器之白栢爲取冑名蓋代宗惡宰相元載怙權
召栢爲御史大夫欲以栢爲引冑殿中侍御史充爲
載於惡冑栢爲冑護喪歸洛陽人爲元之冑訖然不沮
惴少游復表爲滄州觀察判官載誅始拜刑部員外郎遷
宣州刺史揚炎官國爲載有歸栢所惡會冑部人積冑
雜奉爲贖安遣負傷葛劾峭詆貶汀州司馬稍遷京兆少
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司業遷江西觀察使初李兼嘗罷
南昌卒千餘人收資稟爲月進冑白罷之樊澤徙襄州宰
相議所代德宗雅記冑才遂拜荆南節度使是時方鎮爭
剝下希恩製重錦異綾名貢奉有中使者即悉公幣市歡
冑待之有節虧節直不數金宴勞止三爵是時武臣多粗
鄙兼庸人待賓介不以禮少大意則以罪中傷之冑亦劾斥
其管記世恨冑之流于俗十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謚
曰成

陽嶠其先北平人世徙洛陽北齊尚書右僕射休之四世
孫舉八科皆中調將陟尉甲遷詹事司直長安中左右御
史中丞桓彥範夜如已寧取爲御史揚再思素與嶠善知
其意不樂謂再思爲語彥範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待情樂
乎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仲難進抑躁求也遂爲右臺侍御
史久乃遷國子司業嶠資謹巧好學喜誘勸後生脩講舍

人以為善。肅宗立，進尚書右丞。時議建都督府，擇最吏
故嶠為涇州都督，議罷。歷魏州刺史、荊州長史。本道按察
使，率以清白聞。魏州人蔡耳闕，請嶠為刺史，故再治魏
入為國子祭酒，封北平縣伯。引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為
學官，皆名儒。冠云生徒游惰者，至督以鞭楚，人怨之。乘夜
毆嶠道中，事聞，詔捕毆者殺之。嶠撫孤姪，與子均常語，人
曰：吾備位方伯，而心亦昔時一尉耳。以老致仕，卒。謚曰敬
宋慶禮，涪州永平人。擢明經補衛尉。武后詔侍御史桓彥
範行河北，鄣斷居庸五回等路，以又突厥召慶禮與議，見
其方略，器之。俄遷大理評事，為嶺南採訪使。時崖振五州
百領，更相掠，民苦。兵使者至，輒苦瘡痍，莫敢徃。慶禮身
到其境，諭首領，大誼皆釋，仇相親。州土以安，罷戍卒五千。
歷監察殿中侍御史，以習識邊事，拜河東河北營田使。善
騎，日能馳數百里，性甘於勞苦，然好興，作濱塞掘，穿植兵
以邀虜，徑議者蚩其不切事。稍遷貝州刺史，復為河北支
度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治柳城，扼制奚契丹。武后時，趙
文翽失兩蕃情，攻殘其府，更治東漁陽城。玄宗時，奚契丹款
附，帝欲復治故城，宋璟固爭，不可。獨慶禮執處其利，乃詔
與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為使，築栽三旬，
畝俄兼營州都督關屯田八十餘所，追拔漁陽淄青沒戶

還舊田宅又集商胡立邸肆不數年倉廩充居人蕃輯卒
贈工部尚書慶禮登政嚴少私吏畏威不敢犯太常博士
張星以好巧自是謚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申駁曰慶
禮國勞臣在邊垂三十年往城營州士纔數千無甲兵疆
衛指期而往不失所慮遂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其功
可推不當醜謚慶禮兄子辭玉亦自詣闕訴改謚曰敬
楊瑒字孫光華州華陰人五世祖縉為陳中書舍人名屬
文終交愛九州都督武康郡公子林甫代領都督隋滅陳
踰三年乃降徙長安林甫字衛卿為柳城太守高祖軍興
遣其子琮招之挈郡以來授檢校總管足疾不能造朝帝

以絳州寒涼并刺史累封宜春郡公琮字孝璋為上津令
會天下亂去官與秦王同里居武德初為王府參軍兼庫
直隱太子事平詔親王宰相一人入宴而琮獨預太宗賜
懷昔賦申以恩意歷沔綏二州刺史母饋孺子以餅妻偽
受而棄之垣外人咨其廉瑒始為麟游令時竇懷貞大營
金仙玉真二觀檄取畿內嘗負逆人貫者暴斂之以佐費瑒
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而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寃
抑也位高下乎懷貞何取
丁限及敗有司追趣其課瑒執不可曰常氏當國擅擢
士大夫赦罪人皆不改奚獨取已寃之人重斂其租非

所以保下之宜遂止不課由是名顯當世擢累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貪昏不法場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爰為日知先搆場廷奏曰肅繩之司一為恐脅所屈開姦人謀則御史府可廢玄宗直之令傑還視事而逐日知場進歷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帝嘗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版延英殿場言利病尤詳帝咨賞於是宇文融建檢脫戶餘口場執不便融方貴公卿喑默唯唯獨場抗議故出為華州刺史場封太山集樂工山下居喪者亦在行場謂起首經使和鍾律非人情所堪帝許乃免入為國子祭酒表大儒王迴質尹子路白履忠等三人教授國子有詔迴質諫議大夫且

太子侍讀履忠老不任職拜朝散大夫罷歸子路直弘文館皆有各場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今習春秋三家儀禮者纒十二恐諸家廢無日請帖平文以存學家其能通者稍加優官獎孤學從之因詔以三家傳儀禮出身者不任散官遂著令生徒為場立頌太學明之言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大學禮樂知節是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後爵之唐興三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脩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

徒費官稟而博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
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吏浮虛之徒既先王禮義非得
與服勤道業者等長短絕輕重也國家啓庠序廣化導將
有以用而勸進之有司爲限約以黜退之欲望俊又在朝
難矣帝然其言再遷大理卿以疾辭改左散騎常侍卒年
六十八贈戶部尚書謚曰貞瑒常歎士大夫不能用古禮
因其家冠婚喪祭乃据舊典爲之節文揖讓威儀哭踊衰
殺無有違者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
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石耳瑒伯父志操
頗剛簡未遇時著閑居賦自託常曰得田十頃僮婢十人
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臘足矣位終司屬卿
安平縣男瑒從父兄晏精孝經學常手寫數十篇可教者
輒遺之

崔隱甫貝州武城人隋散騎侍郎儼曾孫解褐左玉鈐衛
女曹參軍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浮屠惠範倚太平公主
脅人子女隱甫劾狀反爲所濟貶邛州司馬玄宗立擢汾
州長史兼河東道支度營田使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鵠
善笛有寵嘗有罪罷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
卿巧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
謝與胡鵠隱甫殺之有詔其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緡孫佺

咸化十年

卷之五十五

崔隱甫

敗績于奚羅隱甫并州司馬護邊會見逸甫疾甚未及行
詔責逗留下除河南令累拜華州刺史太原尹入為河南
尹居三歲進拜御史大夫初臺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
觀時李乾祐為大夫始置獄由是中丞侍御史皆得繫人
隱甫執故事廢攝諸獄其後患囚往來或漏泄復繫之尉
院云臺中自監察御史而下舊皆得誦事無所承諮隱甫
始一切令歸臺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止多貶絀者臺吏側
目威名赫然帝嘗詔校外官歲考異時必委曲參審竟春
未定隱甫一日會朝集使詢逮檢實其暮皆訖議者服其
敏帝嘗謂曰卿為大夫天下以為無職張說當國隱甫素
惡之乃與中丞宇文融李林甫暴其過不宜處位說賜罷
然帝嫉朋黨免其官使侍母歲餘復為大夫遷刑部尚書
兼河南尹帝還京師即拜東都留守累封清河郡公卒贈
益州大都督謚曰忠始帝欲相隱甫也謂曰牛仙客可與
語卿常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
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弟或問其答曰吾不以其人微易
之也其材不遠中人可與之對即隱甫所至絜介自守明
吏治在職以強正稱云
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
仙客信剛者中一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管

咸化十八年
牛仙客傳

夷吾以編發論之信曲與直一相也哉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徙居萬善年二十舉明經再調下邳
主簿州刺史姚班說其能器之神龍中左臺中丞侯令德
為關內黜陟使尚隱佐之以最擢左臺監察御史於是崔
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公擬不平至逆用三年負闕材
廉者輒不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隱與御史李懷讓顯劾
其罪湜等皆斥去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鷙刻人憚其彊嘗
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人以為家為妖蠱有詔御史覆驗皆
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乃蒙枉不為申明可乎因請行
果推雪其冤湜愔復當路乃出尚隱為伊闕令懷讓魏令

湜等伏誅玄宗知尚隱方嚴繇定州司馬擢吏部員外郎

懷讓自河陽令拜兵部員外郎懷讓裔人後歷給事中尚
隱以將作少監營橋陵封高邑縣男未幾進御史中丞御
史王旭招權稍不制仇家告其罪尚隱窮治具得姦識無
假借遂抵罪進兵部侍郎俄出為蒲州刺史浮屠懷昭者
自言母夢日入懷生已鏤石著驗聞人馮待徵等助實其
言尚隱劾處妖妄詔流懷讓播州再遷河南尹尚隱性剛
亮論議皆披心示誠處事分明御下不苛密尤詳練故實
前後制令誦記略無遺妖賊劉定高夜犯通洛門尚隱坐
不素覺左遷桂州都督帝遣使勞曰知卿忠公然國法須

嘉靖戊午年 監生史孝討刊

爾因賜雜絲百匹遣之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裹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代王丘為御史大夫時司農卿陳思問引屬史多小人乾隱錢穀尚隱按其違贓累鉅萬思問流死嶺南改尚隱太子詹事不閱旬進戶部尚書前後更楊益二州長史東都留守爵高邑伯開元二十八年以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五謚曰貞尚隱三入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殘摯朱名所發尚也素議歸重仕官未嘗以過謫惟劾幸臣及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循吏終始云自用元二十二年置京畿孫訪處置等使用中丞盧真為之尚隱以大夫不克使永表以忠

大六王翊崔渙李涪崔寧盧杞乃為之

解琬魏州元城人舉幽素科中之調新政尉後自成都丞奏事稱旨躡除監察御史以喪免武后顧琬習邊事迫追西撫羌夷琬因乞終喪后嘉許之詔服除赴屯遷侍御史安撫烏桓勸及十姓部落以功擢御史中丞兼北廷都護西域安撫使元與郭元振善宗嘗與之左授滄州刺史為政引大體部人順附其說中憲御史大夫蔡朔方行軍大總管前後乘邊積二十年大抵務廣習戰多為長利華虜安之景雲二年復為朔方軍大總管分遣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元歸今京東廣晉安令于應忠計二城兵

咸亨元年

卷之五十五

三

三

省其戍十萬人改右武備大將軍兼檢校營州刺史濟南
縣男以老巧監官不待報職去德詔以命崇光祿大夫聽
致仕準品給全祿重書勞問會吐蕃驛邊復召授左散騎
常侍詔與虜定界因諸輯十姓降戶琬建言吐蕃不可
以信約請調兵十萬屯秦渭間防遏其姦是冬吐蕃果入
寇爲秦渭兵擊走之俄復詔老不訶遷太子賓客年八十
餘開元五年終同州刺史

列傳第五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